

說郛卷第十七

希通錄 二卷

此書名曰希通者蓋取范甯云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于希通哉嘉定癸未通岩蕭參議

豕牢 晉語胥臣對文公曰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少洩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韋氏云少小也洩便也豕牢廁也不加疾言易也設有是事猶當剪焉况于誣乎老泉帝譽論嘗闢吞卵等事爲庶幾胥臣之言無稽甚矣

天山 雪山祁連山白山其實天山明帝紀擊破白山虜于蒲類海上章懷註曰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通之皆下拜又杜馬詩註天山卽祁連山在伊州一名雪山其名四其實則

一

車二音 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易不虛離王姬之車韋昭曰車古皆音尺奢反從漢已來始帝居恐未必然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以此協韻攷之則古亦有居音矣

三郎 坡詩三郎官爵如泥土爭唱弘農得寶歌註皆不載出處嬾真子錄書記開元中有人忘其姓名獻俳文于明皇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爲太子時號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

蒙俱 荀子仲尼之狀如蒙俱韓退之註四目爲方相兩目爲俱楊倞註其首蒙茸按子虛賦蒙公先驅慎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若是則蒙俱爲二物俱音欺韻略無此字有魅字類楊倞說非

論語 誓誥盟詛切切然恐其下之不我信至于假天地神明以誘之亦甚費矣如堯舜時都兪吁咈四字成就天下無限大事二

典三謨寂寥簡短則知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其盛德不可及如此
火城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按李肇國史補正
旦曉漏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擁馬謂之火城

籟 莊子天籟地籟人籟杜詩陰壑生虛籟註並云簫也按釋文
三孔籟大者謂之笙小者謂之箛其中謂之籟籟者乃管之中虛
也中虛然後有聲所謂樂出虛是也非真以爲籟

南謨 佛名加南無南謨按韻祖十虞韻內膜字註胡人拜稱南
謨因知佛胡神也胡人拜而并誦其號故就錄之譯經老誤作南
謨

漢光武氣象 光武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願復十年帝曰天下
重器常恐不任安敢遠期十年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
也帝大笑復增一歲此如家人父子相唯諾足想當時中興之氣
象文叔少時與人不歎曲豈信然哉

揚子祖孟子 揚子祖述孟子文勢極是然揚子刻畫不若孟子渾然

始皇非坑儒 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宮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爲楚人一炬耳前輩嘗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僕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爲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此二事皆盧生等稔其惡又縱史之特方技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因封禪

之議謗口紛紛已懷殺意及其一怒而坑之咸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于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厥不軌之狀如今所謂妖教竊意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亡胡之讖興北伐之師築畏城斷地脉南北生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咸川調發頻仍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獻辟鬼之術覲真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于此罪不容于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民之命良不爲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真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咸爲妖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况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故尊賜之

初不聞其誦孔子之言以遵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于扶蘇之
諫扶蘇因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
呼若虛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
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
弋人何篡育搖唇鼓吻自投于陷穿哉僕故曰虛生四百六十餘
人皆方技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
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兩生以講禮聞四皓以羽翼
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壽其脉留此數公以見吾儒
不可磨滅而朋奸黨惡小人終不能爲長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
竟遭車裂虛生等以方技禍秦坑于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
手于秦歟商君裂矣虛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亦自相擠陷之明
報而禍淫之道爲不偏矣僕甚惡坑儒之名故論其顛末如此
善訓多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云岍善崩善亦多

也以善爲多經史中少用間見于此

論亡國之主 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泣數行下歌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
何又東坡志林載李後主去國之詞云二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
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黃辭廟
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泪對宮娥東坡謂後主當慟哭于九廟之
下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泪對宮娥其詞悽愴同出一揆然羽爲
差勝其悲歌慷慨猶有暗鳴叱咤之氣後主直是養成兒女之態
耳如梁武帝稔侯景之禍毒流江左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
復何恨此說雖與二者不同如窮兒呼盧驟勝驟負無所愛惜特
付之一拚耳嗚呼安得此亡國之言哉

田文無恥 田文好賢下士溫公鄙之爲通逃主萃淵藪王介甫
亦謂雞鳴狗盜之出于門此士之所以不來僕謂此不足責有一

事最無恥請暴白之戰國策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問孟嘗君曰爲君舍人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其措之勿言也世之君子尙以爲當時有一子思不在三千之數且田文志趣如此而顧以此責之過矣就使其能以禮招聘而子思必唾去不暇詎肯以車魚之故哉

瓜期 士大夫以交代爲瓜期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慶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勿許故謀作亂據此乃一年戍守耳今例稱瓜期不當况作亂非美事乎

介冑不拜 周亞夫細柳營見文帝不拜而揖人以爲耀軍威要之身擐甲冑亦所不容拜按公羊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子揖師而行何休云揖其父子師中介冑不拜爲其拜如蹲在會觀此則知亞夫之不拜

有由矣

錢唐 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會稽有錢唐縣今人以唐爲塘非也其失本于世說註云晉人沈姓而令其縣者將築塘患土不給詭曰致土一畚以錢一畚易之士既集諉曰今不復須土矣人皆棄去因取以築故名殊不知秦漢以前已有此名豈至晉而然乎

居士 本朝以居士稱者實繁卽孟子所謂處士也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註道藝處士也居士之名昉乎此

寓公 今人以寄居官爲寓公禮記郊特性諸侯不臣寓公註寄公之子寄公字新

東道 左傳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史記鄭使謂秦穆曰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漢彭寵傳鄧晨傳偉卿以一身從

我不如以一代爲北道主人今世專以主人爲東道古人各指其地之所向而言之

官奴 今以官奴爲官奴卽官婢也其字原于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今之侍史官婢

白癡 漢昌邑王賀清狂不惠註如今白癡也僕謂以清狂對白癡字亦新後讀左氏傳成公十八年周兄無慧蓋世所謂白癡則知師古之註本于杜預惠字異意同

麀糟 俚俗以不淨爲麀糟語雖不雅然有所出霍去病傳麀皋蘭下註世俗謂盡死殺人爲麀

至竟 杜牧之息夫人廟詩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至竟畢竟也詩人習用至竟字按後漢樊英傳論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其餘史書未見用此字

不中用 俚談以不可用爲不中用自晉時已有此語左傳成二

年邵子曰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杜預註不中爲之役使

券 今人多曰執券取償按史記田敬仲世家蘇代謂田軫曰公常執左券以責于秦韓又平原君傳且虞卿真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券者取其合符之義曰左曰右皆可

老物 俗斥年長者爲老物實無礙人亦物也故曰人物况六經中已有此語周禮籥章祭蜡以息老物

利市 利市之說世俗皆然其實六經中已有此字易說卦巽爲利市三倍

蘇幙遮 周邦彥樂府有蘇幙遮之曲按唐書宋務光傳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蓋本于此今誤爲幙

野人閑話

五卷

宋景 煥

野人者成都景煥山野之人也閑話者知音會語話前蜀主孟氏一朝人間聞見之事也其中有功臣瑞應朝廷規制可紀之事則

盡自史官一代之書此則不述故事繁雜言語猥俗亦可警悟
于人者錄之編爲五卷謂之野人閑話時大宋乾德三年乙丑歲
三月十五日序

頒令箴 蜀後主孟氏諱昶字保元尊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
帝道號玉霄子承高纂業性多明敏以孝慈仁義在位三紀已來
尊儒尙道貴農賤商城內人生三十歲有不識米麥之苗者每春
三月夏四月人遊浣花者遊錦浦者歌樂掀天珠翠填咽貴門公
子乘彩舫遊百花潭窮奢極麗諸王功臣已下皆置林亭異果名
花小類神仙之境兵部王尙書瑤題亭子詩一聯曰十字水中分
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皆此類也自大軍收復蜀主知運數有歸
尋卽納欵識者聞之嘉嘆蜀主能文章嘗爲箴誠頒諸字人各令
刊刻于坐隅謂之班令箴曰云云已載在前

紅梔子花 蜀主昇平嘗理園苑異花芳艸畢集其間一日有青

城山客申迅入內進花兩粒曰紅梔子花種賤臣知聖上理苑圃輒進名花兩樹以助佳趣賜與束帛背至朝市散與貧人遂不知去處宣令內園子種之不覺成樹兩載其葉婆娑則梔子花矣其花爛紅六出其香襲人蜀主甚愛重之或令圖寫於團扇或繡入於衣服或以熟草或以絹素鵝毛做作首飾謂之紅梔子花及結實成梔子則顆大于常者用染素則成赭紅色甚妍翠其時大爲貴重

火龍騰耀 大軍未至前自春及夏無雨螟蝗大作一旦漢州什邡縣古井中夜有十火龍騰躍而出浩浩昇天而去乃至鱗甲首足明耀赫奕大風吼天樹木皆拔餘燼墜地延燒數百家翌日有一人被髮衣青布袴奔走于街巷中高聲唱言有一神人使作無爺無母救你汗流滿面困乏喘氣而口不暫停兩日亦不知所在復有鷄鷓鳴于屋射之不中俗呼爲故老見之曰此鳥主少主歸命

咸康時來此時又來當有興替乎皆秘而不奏明年冬大軍入界
蜀書畫八人 有蜀王三紀已來故藝能之士精于書畫者衆矣
沙門曇城學李陽水篆曇城則神大師門人也道士張昭胤教柳
公權書昭胤則傳貞天師門人也工部員外郎昭嘏倣韓揮木八
分書昭嘏亦杜光庭門人僧曉辯攻張芝草聖曉辯則夢龜弟子
皆超其本而差其肩也獨黃少監筌師邊鸞雀竹處士滕昌祐擬
梁廣花草野人姜道隱本張藻松石道隱不事談論其與人交往
不冠帶不跪人謂之操頭相國李昊爲著名道德常住綿竹山中
李司議文才繼閻立本寫真書畫八人皆妙絕當代野人平生討
莊老之書有暇而性好圖龍之真興思忽至卽畫百尺之狀縱意
揮畫苟不稱意則塗抹之不啻千餘軀而已飄飄然雲陰雨氣似
有蜿蜒之勢擲筆撫掌自爲怡逸嘗以此爲適意之作亦曾撰集
龍証筆訣三卷傳于家

靈砂餌胡孫 優旃楊干度者善弄胡獠于闐闐中嘗飼養胡孫十餘頭會人言語亦可取笑于一時一日內廐胡孫維絕走上殿閣蜀主令人射之不中三日內豎奏干度善弄胡孫試令捉之遂詔干度謝恩訖胡孫十餘頭亦朝殿上拜叉手作行立內廐胡孫亦在舍上窺之干度高聲唱言奉敕把下舍上胡孫來手下胡孫一時上舍齊手把捉內廐胡孫立在殿前蜀主大悅賜干度優緋衫錢帛收係教坊有內臣因問胡孫何以教之會人言語對曰胡孫乃獸實不會人言語干度嘗餌之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之內臣深訝所說其事有好事者知之多以靈砂飼胡孫鸚鵡犬鼠等以教之

食杏仁 翰林辛學士頃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則古先道院在一峯之頂內有塑像皇姑則唐六代玄宗之子也一夕夢見召黃籙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明老而彌壯心力不倦亦資于年壽矣

徵有道性又不久在此須出山佐理當代黃遜夢中拜請其法則
與怡神論中者同玄宗朝申天師元有怡神踰兩卷下卷中有神
仙秘方三十首則甘艸丸爲首食杏仁法次之杏仁七個去皮尖
早晨興嗽了內于口中久之則盡去其皮又于口中暖之逡巡爛
嚼和津液如乳汁頓嚥但日日如法食之一年必換血令人輕健
安泰黃遜遂日日食之至今老而輕健年踰從心猶多著述

旌節花 王侍中處回嘗于私第延接布素之士蓋欲尋藥術神
仙之道從蜀主之所好也一旦有道士龐眉大鼻布衣縷山童
從後造謁王公于竹葉上大書道士王桃枝奉謁王公從容置酒
觀其談論清風颯然甚仰之因曰弟子有志清閑思于青城山下
致小道院居住道士曰未也因之山童處取劍細點階前土廣尺
餘囊中取花子種之令以盆覆于上逡巡去盆花已生矣漸隨日
長大形長五尺以來層層有花爛然可愛者兩苗道士曰聊以寓

目適性此仙家旌節花也王公命食不澹唯飲數盃而退曰珍重善爲保愛出門旋失所之後王公果除二節鎮方致仕自後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種

愛日齋叢鈔

十卷

宋葉□□

夏殷稱帝 太史公夏本紀自禹卽天子位以後云帝禹至于帝履癸又曰帝桀殷本紀自太甲書帝太甲至于帝紂孔氏雜說言二王亦得稱帝引史記夏紀帝桀是也何獨桀云帝哉商紀云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索隱曰按夏殷天子天子亦皆稱帝後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號爲王故本紀皆帝而總曰三王也又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見索隱國語云玄王勤商帝甲亂之又曰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帝辛紂也然而易曰帝乙書亦曰帝乙夏殷之稱帝莫信于此句中用也字 洪氏評歐公醉翁亭記東坡酒經皆以也字爲絕

句歐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于酒經知之者蓋無幾每一也上必押韻暗寓于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予記王性之云古人多此體如左傳秦用孟明是以能霸也此段凡十也字其後韓文公潮州祭神文終篇皆也字不知歐陽公用柳開仲塗體開代臧丙作和州團練使李守節墓志銘又作父監察御史夢奇志文終篇用也字李志也字十五末云撫辭而書石者侯之館客臧丙夢壽也性之以歐公全用此體又觀王荆公爲葛源墓志始終用也字三十末亦云論次其所得于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羣氏謂全學醉翁亭記用之墓文則新是未論前有柳體也韓祭神文亦于也字上字寓韻則酒經又其取法者朱新仲評醉翁亭記始終用也字議者或紛紛不知古有此例易雜卦一篇終始用也字莊子大宗師自不自適其適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輩文格不

可妄議項平父評醉翁亭記蘇氏族譜序皆法公羊穀梁傳蓋蘇明允序族譜亦用也字十九及曾子開作從兄覃表又用也字十七追論本始古而易後而三傳莊子又近而韓氏豈柳仲塗以降歐王蘇曾各爲祖述要之前古文體已備雖有作者不能不同也又黃昇問燕嘗記世傳歐陽公作醉翁亭記成以示尹師魯自謂古無是體師魯曰古已有之公愕然師魯起取周易雜卦以示公公無語果如其說朱新仲爲善評董氏兼舉其家世遺論云亭記本韓文公潮州祭大湖神文但隱括位置又加典麗也王性之樂及韓文而謂歐實從柳此復云宗韓或疑歐公果自負作古者歟釋奠釋菜 釋奠釋菜古禮僅存而行于學歐陽公記襄州穀城縣夫子廟有云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

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予讀其文因攷之禮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必有合也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于先老三見文王世子出征執有罪及釋奠于學以訊誡告見王制凡皆言釋奠而釋奠必于學春官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禰亦如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饋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則在祖禰亦云舍奠也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見文王世子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見月令大學始教皮弁祭菜見樂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見春官凡皆言釋菜也而亦莫不于學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士喪禮君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于門內春官箬人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註謂猶釋菜萌菜始生則凡祭禮皆有釋菜也鄭人

以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又以爲釋菜奠幣
孔氏以爲直奠置于物方氏以爲釋其所執之物而祭之故其字
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薦靈菜則物用菜而已儀禮疏奠之爲言停
停饌具而已又按周禮註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芥香之菜
或曰古者士見于君以雉爲贄見于師以菜爲贄菜直謂蔬食菜
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
釋盛服以下其師也玄謂舍卽釋也采讀爲菜菜蘋蘩之屬呂氏
春秋註舍猶置也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采帛于前以贄神采菜
兩音而異義其說惟議禮之家可以折衷也

男女拜跪 太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
不能對徧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王祁公溥之子也爲言古詩
長跪問故夫卽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趙問所
出因以大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爲證大重之事

具國史王貽孫傳及他雜說葉氏燕語正舉此且云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卽服袞冕陛下當爲男子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呂貽孫所陳密啓者則亦無及矣汪聖錫端明作燕語證誤又云漢書周昌傳呂后見昌爲跪謝周宣帝詔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其時婦人已不跪矣故特有是詔云始于則天非也明肅乃謁太廟非郊祀也九拜有稽首有頓首非皆不跪也不跪雖有之蓋拜之輕者爾今予觀歐公所爲簡肅墓志及湘山野錄皆云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謂親祠南郊誠燕語之疑宜汪氏引宋子京謁廟賦以證至程氏攷古編又因貽孫之說考其詳云按後周天元靜帝大象二年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據此詔特令于廟朝跪則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

不跪豈至此始并與廟朝跪禮而去之而紀之不詳耶周昌諫高
帝呂后見昌爲跪謝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虵行匍匐四拜自跪
而謝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後起皇帝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
又朱文公語錄或問禮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則古人女子拜亦
伏地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杲古者女子拜如
何地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爲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
爲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
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手
揖便是肅拜故禮註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
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拜者蓋
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答拜亦然大
祝九拜肅拜但俯下手今時傳云介者不拜故肅使者是也文公
舉貽孫之對爲范杲當別有據其論婦拜爲詳矣鶴林玉露別記

文公之說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是也杜子春註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卽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今之拜者起于何時程泰之以爲始于武后不知是否而項氏家說則云鄭氏註周禮有肅拜云若今婦人擅安世按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儀式特斂手回身微作曲勢爾鄭氏之所謂擅蓋如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者乃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則妄誤之甚矣周天元時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况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大抵今之男子以古

男子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爲稽顙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虛坐之勢視古已加不得謂之減矣禮所謂女拜尙右手者特言斂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尙右之尙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尙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與拜與伏皆不相干此論尤許于諸書疑跪拜之制後周始變古唐初或因之武后乃復其舊然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馬兒拜跪謝君王殿前鋪設兩邊樓寒食宮人步打毬一半走來爭跪拜上朋先謝得頭籌建大和之中爲陝州司馬豈武后以後婦拜猶跪禮特行于宮掖復齋漫錄謂後周制令宮人廷拜爲男子拜引建前一詩証之唐宮詞無預後周故實也

古人貴字 禮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

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者彼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爾朱文公曰吾五十卽稱伯仲除了下而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是不可以字尊也玉藻士于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士于君前士名而大夫字字爲貴及與大夫言而字大夫雖孔氏謂言及他大夫則呼字卑者蓋亦字尊矣馬永卿赴亳州永城簿初見劉器之諫議問曰王鞏安否曰王學士安樂後劉公爲縣宰言新主簿可教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童蒙訓曰故家惟晁氏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又云滎陽公外弟楊公諱瓌寶與他人語稱滎陽公但曰內兄或曰侍講未嘗敢稱字也舍人雜誌云張政素先生子厚名璽東萊公從表兄也長東萊

公十餘歲與書未嘗呼字楊器之大夫名寶實滎陽公表弟子東萊公尊行也與東萊公書亦未嘗呼字往時俗人有視楊應之學士爲尊行者在朝中字呼應之回首不應滎陽公以應之當如是卑不敢字尊尊故不得字卑也故呂進伯逐門客謂呼小子字豈可爲人師而酌酢世變亦云字者朋友之職也嘗見前輩不呼後進字後進固不得呼先進也氣類不同者亦不相呼三四十年來始有字後進者要是字以代名爲成人之禮尊者疑其斥卑卑者且不敢當獨朋友無相尊卑可字也李文公答朱載書論此書云古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如師之于門人則名之于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于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夫子于鄭兄事子產于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謂朋友字而不名正孔子同等不可呼名而加

字者也顏氏家訓云名以體正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警字高祖爲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因呼爲字尙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又續家訓云魏常林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何不拜伯先父之字也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庾翼子爰客嘗候孫盛見盛子放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在庾稚恭家蓋放以爰客字父亦字其父然王丹對侯昱而字其父昱不以爲嫌且字可以爲孫氏古尊卑通稱春秋書記季姜蓋季者字也杜預曰書字者伸父母之尊以稱字爲貴也謂子諱父字非諱之也稱其父字于人之子子有所尊而不敢當亦宜也顏氏舉字可以爲孫氏至董氏續訓衍而記之其論稱字之貴之推既據古以證後來諸老辨此加

詳荆公序石仲卿字以爲成人則貴而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少也石林葉氏云孔子雖大司寇而但稱仲尼哀公誅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甫猶通稱成者亦以字爲重歟陸務觀筆記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傳者謂夫子曰仲尼非嫂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蘇季明書張橫渠事亦只曰子厚左丞謂農師也鶴山魏氏尤主此說其記常熟縣學有曰昔柳宗元謂論語所傳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于曾門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爲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于孔子進而稱子不敢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氏如閔子騫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爲高弟子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于氏者不過男子之美

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于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敢以爲疑字既尊矣則雖以孟子亞聖亦不得以字行不寧惟是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于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人答張行甫書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于祖禰皆稱字孔門弟子多謂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至漢魏後卽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者今日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答羅愚書古人以字爲重雖孔子弟子與子思皆呼孔子爲仲尼與諡相似皆人所通稱也今人呼前輩字遂謂不然題韓氏墓志後或問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門弟子與子思孟子

夫

紅帕首 元和聖德詩云以紅帕首註者引實錄曰禹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震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額自此遂爲軍容之服退之又送幽州李端公序紅帕首帕一作抹送鄭權尙書序帕首韡袴蓋屢用之陸氏筆記舉孫策傳張津常著絳帕頭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幘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爲失之東坡云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尤誤務觀固不引塗山事註韓文者亦不援孫策語然李鄭二序皆連帕首韡袴取義爲幘頭正合范史云向栩者性卓詭不倫讀老子狀如學道好被髮著絳綃頭李賢註說文綃生絲也案此字當作幘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幘頭此已上紅綃頭或卽紅綃帕予謂孫伯符所稱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或由東都之季習妖妄者輒以爲首飾栩其類也韓詩帕爲虛

字坡詩帕爲實字因文著字爲蒙所用本別俱不免陸氏之疑唐
婁師德使吐蕃諭國威信虜爲畏悅後募猛士討土蕃乃自奮戴
紅抹額來應詔此近塗山軍容之遺制雖不敢以釋帕首其云戴
紅抹額抑亦帕首巾幘之物爾

三白石 近時稱白石者樂清錢文季鄱陽姜夔堯章三山黃景
說岩老各因其居號之爾故堯章以謂居苕溪上與白石洞天爲
鄰潘德九字之曰白石道人詩云屋角紅梅樹花前白石生或本
樂天黃醅酒對白侍郎陳去非簡齋老對白桂花此祖其格者然
白石生見神仙傳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年二千餘歲煮
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號曰白石生堯章稱此三字蓋有據
而後用文季宗正岩老大理皆少卿當嘉定間姜止布衣

古有涪翁 復齋漫錄云山谷謫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都
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然則涪翁之稱古有之

矣茗溪漁隱曰後漢逸民傳初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于涪水人因號涪翁復齋不取于此乃取益都耆舊傳後漢郭玉傳語謂涪翁之稱古有之矣不始于魯直也蒙隱筆記引援亦同予記唐書陸龜蒙傳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註云巴西人居漢上者獨不用前二書爲證當別有攷也

公爲尊稱 古之稱公有不以爵者如董公呂公夏黃公國公蓋公泄公申公毛公吳公殆以老成尊之諸老歷秦漢間齒旣宿矣司馬德操年少龐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可見尊稱也雖于定國父爲獄吏決曹亦稱公正要年德見推唯史于夏侯嬰稱滕公時爲滕令後方賜侯爵班書云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此猶項羽所使薛公酈公或例以令長稱公也孔融告高密縣爲鄭康成立鄭公鄉有云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悉稱公然則

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柳子厚書相國房公瑄銘陰
曰天子之三公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
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
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
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
太公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而大
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
最著者曰房公東坡記墨君堂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
是足證公者不專以爵貴也洪景盧采子厚東坡語記公爲尊稱
又曰范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如鄧禹稱鄧公吳
漢稱吳公伏公湛宋公宏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喬公玄
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
也三國亦有諸葛公馬公顧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

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爲最著洪氏偶不引孔融語宋顏延之與何偃侍從上南郊偃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或以田舍公阿公皆當爲翁豈延之不知其義疑其不欲當尊稱語因過激耳自時俗崇謬敬若彼猶賢矣班書書公主亦云翁主翁公古亦雜用

許由 樓陽叔云從來人說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曾深考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之事但周之言不無文飾過當處此論有鄱陽湯君錫亦云堯始讓四岳舉舜乃讓于舜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註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後人遂有洗耳之說劉潛夫舉湯論語許由事不見于經故揚雄以爲疑誠齋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雖沉着痛快終未有以折衷此

獨援引切而說不鑿予知劉公偶不記陽叔亦已言之在左氏外傳齊許申呂由大姜解謂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高士傳堯召許由爲九州長豈卽四岳之任歟湯名師中嘉定進士伯紀端明之父與陽叔時相後先識見俱高考論自然符合也

繭栗 記王祭之牛角繭栗左氏外傳楚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史漢書志天地牲角繭栗顏師古註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于郊祀志始著其義西京雜記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歎息曰栗犢反能爾邪栗喻小而不謂其角或非本此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徵趙憺憺年未二十旣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使諸舞陰而李氏降范史註犢角如繭栗言小也則惠莊長安一儒生亦祖古語爾晉王濬表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以自喻微弱也坡詩云耆年日凋喪但有犢角栗魯直云紅藥枝頭初繭栗于是朱新仲紀繭栗言

小也頭成繭栗高續古紅藥詞云紅翻繭栗梢頭偏姜堯章芍藥詞亦云正繭栗梢頭弄詩句取譬花之含蕊爲工魯直食筍詩繭栗戴地翻用之于筍尤切

紙錢 事祖廣紀考論寓錢之始云今楮鏹也唐書王璵傳曰玄宗時璵爲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錢起于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耳法苑珠林云紙錢起于殷長史也按此則里俗以紙寓錢璵始用之非昉于璵矣朱文公云紙錢起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帛後來易以錢至玄宗惑于王璵之術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埋得璵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傳正言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衣冠紙錢有何間別近世

戴氏鼠璞云法苑珠林載紙錢起于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錢王璵乃用于祠祭今儒家以爲釋氏法于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生而致生之不知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于冥塗則可笑是說雖異亦有文公紙衣冠何別之疑呂南公有錢鄧公不燒楮鏹頌有云古之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爲多則假之以請禳禱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勿支是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大抵深惡夫寓錢以徼福者也予觀洪慶善杜詩辨證載文宗備問云南齊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剪紙爲錢以代束帛至唐淳風盛行其事云有益幽冥又牛僧孺云楮錢唐初剪紙爲之此足以補事祖廣記之未及

負爲婦人 史高帝紀有武負陳丞相世家有張負絳侯世家有許負皆以爲婦人紀言王蠹武負則信婦人矣班書如淳注俗謂

老大母爲阿負師古引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此古語謂者母爲負耳世家言戶牖富人張負索隱曰婦人者宿之稱然稱富人或恐是丈夫爾予謂張負果婦人當是女清之流亦富人也許負相者索隱引應劭註老嫗也意其負婦音同古文相通用不然馮婦固晉善士與史註猶有異論者

九百 陳無已云世人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之不足也項平甫家說云汪司業言九百草書喬字也朱彧可談云青州王大夫爲詞鄙俚每投獻當路以爲笑具季父爲青椽王亦與詩他日季父見其子謝之其子曰大人九百亂道玷瀆高明蓋俗謂神氣不足者九百豈以一千卽足數耶以草書釋之不若陳朱之說通予讀張平子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註者爲小說九百篇本虞初著又曰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漢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如淳曰街談巷說

其細碎之言也俗豈云九百或取喻細碎之爲者俚語本于史錄
固有矣故漫記之東坡作艾子中有一條以彭祖八百歲其婦哭
之以九百者尙在李方叔問東坡曰俗語以癡癡駘馱爲九百豈
可筆之文字間乎坡曰子未知所據耳張平子西京賦云乃有祕
書小說九百蓋稗官小說凡九百四十三篇皆巫醫厭祝及里巷
之所傳言集爲是書西漢虞初洛陽人以其書事漢武帝出入騎
從衣黃衣號黃衣使者其說亦號九百書吾言豈無據也方叔後
讀文選註始歎曰坡翁于世間書何往不精通邪近見雜說載此
乃知前輩攷證無所不至

駕頭 舊制駕頭未詳所始相傳更一朝卽加覆黃帕一重孔氏
談苑云駕頭者祖宗卽位時所坐也相傳寶之夢溪筆談云正衙
法座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騎出
幸則使老內人馬上抱之謂之駕頭江鄰幾雜志云韓持國問李

端明駕頭何物曰講座之一仁王原父訪王原叔云此坐傳四世

矣

乃初御
作初坐

放翁筆記云駕頭舊以一老宦者抱繡裹杙子于馬上高

廟時亦然今乃代以閣門官不知自何年始參諸紀載疑渡江後兀子已非法座故物乘輿所至百官道次班迎惟望駕頭致敬而已

三朝滿月百晬 禮生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三日

始負子男射女否如東魏高澄尙馮翊公主生子三日靜帝幸其第賜錦綵唐章敬吳后生代宗三日玄宗臨澡之王毛仲妻產子三日玄宗命高力士賜酒饌金帛授其兒五品官姜萼以公主子生三日玄宗曰他物無以餉吾孫賜六品官緋衣銀魚又武后時拾遺張德生男三日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告其屠殺楊太真以錦繡爲襁褓裹祿山云貴妃三日洗兒也皆以三日爲重東坡賀子由生孫云况聞萬里孫已報三日浴今俗以三朝浴兒殆是意

也。醉謂子生一歲，顏氏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愚廉智，名之爲試兒。親表聚會，置燕享，云玉壺野史記曹武惠王始生，周醉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于席，觀其所取。武惠王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曹真定人江南遺俗，乃在北。今俗謂試周是也。惟相傳滿月且文之爲彌月，指詩誕彌厥月言之。按毛詩曰：誕大也。彌終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呂成公註：莆田鄭氏曰：彌滿也。其義非謂兒生及月。唐書高宗龍朔三年，子旭輪生，滿月大赦北戶。錄云：嶺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團油飯，以煎魚鰕雞鵝豬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爲之。陸務觀謂此卽東坡記盤游飯語相近。必傳者之誤。其云足月卽滿月也。東坡又記閩人生子三朝浴兒時，家人及賓客皆戴蔥錢，曰：蔥使兒聰明，錢使兒富。大要三日。

之禮通古今通近爲重爾

婦人封侯 史姚氏註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班志漢從秦制爵二十級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亭侯未詳也范志謂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豈亭侯者以十里一亭之地封焉或已自漢初有之婦人封邑班書云高后嘗以蕭相國夫人同爲鄉侯按司馬氏表孝惠三年哀侯祿元年高后二年懿侯同元年班志孝惠六年哀侯祿薨高后二年封何夫人祿母同爲侯二表所記異索隱又疑其事非予謂呂后欲侯呂氏先封高帝功臣欲王呂氏先王孝惠後宮子四年封呂頰爲臨光侯必亦光封功臣妻矣自許負之封及鄉侯夫人疑先漢婦人封邑之始

上梁文所始 上梁文吳氏漫錄攷其所始云後魏溫子升有闔閭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大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

是簡枚卜無違雕梁乃駕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辰納
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乃知上梁有祝文矣第不若今
時有詩語也樓大防參政又攷兒郎偉始于方言其說云上梁文
必言兒郎偉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偉之偉皆未安在敕局
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卽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
領你慙厮遂去深州邊古云我隨你慙去慙本音悶俗音門猶言
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云予啞然笑曰得之
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慙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
有文尙矣唐都長安循襲之以語尤延之諸公皆以爲前未聞或
有云用相兒之偉者殆誤矣樓公攷證如此予記呂氏春秋曰今
舉大木者前呼與謬後亦應之高誘註爲舉重勸力歌聲也與謬
註或作邪謬淮南子曰邪許豈偉亦古者舉木應和之音

自稱字

乾道間陸放翁取家藏前輩筆札刻石嘉州荔枝樓下

名宋法帖予得其本有陳文惠書首云堯佐白後云希元再拜希元文惠字也自稱于書問不可解黃氏法帖刊誤云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籀註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抑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黃長睿精于攷古從其辨證如文惠稱字無疑矣按漢書張晏注云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顏師古以爲張氏說穿鑿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爾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乎長睿所引顏註謂此西京雜記云鼎衡小名也若文惠前名後字或取法漢人

壻稱門人 李南紀編韓吏部文爲之序稱隴西李漢然則壻也朱文公早以父章齋吏部治命學于草堂劉公致中之門劉以息

女歸焉晚述墓表但書門人于是黃長卿狀文公言行亦祖此例或者師友之分義重于婚姻之故

生日慶賀 顏氏家訓言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已此同顏訓之意固不論在上者也然如梁元帝當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成感傷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泣數行下羣臣皆流涕則前世人主未以生日爲重而慶賀成俗已久矣漫錄又記唐中宗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與學士聯句人主生日宴樂爲壽殆始見此時固莫盛于明皇也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樓

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于天下咸寧宴樂休假三日此置節之始十九年以千歲節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此肆赦之始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獻千秋金鏡錄至代宗大曆元年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此受貢之始德宗以誕日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召給事中徐岱等講說此說法之始穆宗長慶元年詔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僚命婦宜于光順門進名參賀朕于門內與百官相見雖管勅停尋復行之此進名受賀之始長慶四年敬宗初立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諸于泗州置戒壇度僧尼資福此度僧之始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尙空門將希无妄之福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醢永爲常例此禁屠宰之始紀節以來襲爲大典雖本自開元而明皇久以生日爲重矣王皇后寵衰泣曰三郎獨

記不得阿忠脫紫半臂換一斗麪爲生日湯餅耶蓋舊事也明皇不惟自壽每至讓皇帝憲皇后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惠宣太子業被疾明皇自祝禱旣瘳幸其第置酒賦詩爲初生歡此猶愷弟之至情天寶十四載六月一日貴妃楊氏生日幸華清宮于長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天寶十載正月安祿山生日賜衣服寶器酒饌以宮妾蕃將亦用此朱新仲云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引夢得送張興詩爾生始懸弧我作坐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此當謂初生時少陵自有宗武詩也雲溪友議載西川韋相公皋因作生日節鎮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爲饋

茉莉花 茉莉花見于南方艸木狀云耶悉茗花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于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南越行紀云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

而變茉莉花似薔薇之白者香愈于耶悉茗予詳此花由西國而南產久矣乃復越南海而北蓋尤盛于宣和李仁父侍郎詩序云末利素馨皆嶺外海瀕物自宣和名益著良嶽記卽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栳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末利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于雕闌曲檻又呂居仁舍人詩序所記召伯洛中逢御前綱載茉莉花甚衆正自東南輦致也今花獨吳越漑植猶甚艱而乃遠致梁苑人力果足以強之歟不惟此爾洛陽名園記亦云遠方奇卉如紫欄抹厲瑤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無異則此花先入洛中矣末利花之名王龜齡詹事題爲沒利花又名抹利花且自註其詩曰抹利見佛經名義未究或云沒者無也謂聞此花香令人覺悟而好利之心沒故前作沒利此作抹利兩存之考之他書惟陳君舉蘭花供詩亦云沒利

從旁粲然笑二公同永嘉人洪景盧素馨花賦紛末麗兮已老非待利麗之音近當有所依據名園記又書爲抹厲亦姑寓其所稱音義未詳也

稱老爲波 林謙之詩驚起何波理殘夢自註述夢中所見何使君蜀人以波呼之猶言丈人也范氏吳舡錄記嘉州王波渡云蜀衆稱尊老者爲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謂天波月波日波雷波者皆尊之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辨之謂當作幡字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幡或從其俗云按景文所記云蜀人謂老爲幡音波取幡幡黃髮義後有賊王小幡作亂今國史乃作小波非是蓋淳化三年青城民王小波爲亂史云小波范雖引宋說亦從土名之舊以波記之放翁記乃作王小幡

上馬石 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禮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鄭司農謂乘石所登上車之石唐李景

讓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
劓其扁石釋之者曰上馬石古作扁舉白華有扁斯石升車石也
孺人 張文昌祭韓吏部詩公疾浸日加孺人視藥湯以爲姬妾
則前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已有侍女矣以爲妻則皇甫湜
撰神道碑云夫人高平郡君此不稱夫人退之曾云已呼孺人憂
鳴瑟豈以言內子邪說詩者謂韓詩孺人對稚子自杜詩老妻稚
子句中來儲光羲云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又出子江淹恨賦
左對孺人右對穉子凡皆並指妻子唐棣王琰有二孺人爭寵蓋
親王有孺人二人唐制按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
妻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則孺人不得以爲妾張文昌或取
此宣和罷縣君改孺人爲第八等

丈人 易師貞丈人吉王輔嗣註嚴莊之稱也論語子路遇丈人
以杖荷蓀包氏註丈人老人也莊子漢陰丈人痾癘丈人臧丈人

其實皆老人之稱也故史記曰魏唐睢年九十餘至秦秦王曰丈人茫然吳越春秋子胥奔吳至江有漁父渡之視之有飢色乃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潛身深葦中有頃父來求之不見歌而呼之曰蘆中人乃出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胥解百金之劍以與漁父辭不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史記高漸離匿作于宋子家丈人召使前擊筑索隱劉氏云謂主人翁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父嫗爲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卽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丈人故言遲是也此索隱中語予所見漢傳自云丈人未詳他本又魏教曰大人之家豈先言大人而後改丈乎漢書以大人爲丈人又記且鞮侯單于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

註丈人尊老之稱也又疏廣子孫竊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師古註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魏高貴鄉公名裴秀爲儒林丈人宋玉瑩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求瑩父懋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齊張克與王儉書丈人道佐蒼生梁張纘從兄謚聿並不問學太子戲纘曰丈人謚聿皆何在北齊盧詢祖對邢劭曰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唐沈傳師舉進士許孟容曰我故人子何不過我傳師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君舉矣故不敢進者信知古昔以丈人稱于尊老前後史錄所載如此類者不可悉數蜀志先主傳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裴松之云按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父于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稱于婦翁故謂之舅松之宋人南方或已有此稱矣宋文帝以弓琴賜蕭思話曰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下故以琴書爲娛耳此琴云是舊物并往桑弓一

張丈人無所辭也又以去雍州倩府軍身九人文帝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父于閭里何憂無人使邪豈以思話孝懿后家而尊稱之顏氏家訓云吾嘗問周弘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爲丈人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于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爲某姓姑母屬者爲某姓姨中外丈人之父猥俗呼爲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又云四海之人結爲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爲丈人申父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又云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渠未央丈人亦尊老人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爲先亡丈人又疑丈當爲大北間風俗婦呼舅爲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爲誤耳之推自梁入高齊去元嘉時何止百年乃不用裴松之之說或南北俗異然已有丈母之稱韋昭吳人謂古以

丈人尊父嫗之推之說合矣吳氏漫錄引蜀志註論丈人之義本于易以妻父爲丈人又本漢匈奴語松之安得云古無之今詳顏註實不及婚姻之故以兒子自居正以尊老事漢主耳叢書云今人謂丈人爲太山或謂太山有丈人峯故云據酉陽雜俎載唐東封以張說爲封禪使反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鄭壻鑑官九品因說遷五品緋元宗怪而問之鑑不能對黃幡綽曰泰山之力也與前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來註謂丈人俗以爲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而不攷所自僕觀三國志註松之宋元嘉人呼婦翁爲丈人已見此時蘇鶻演義云開元中封東嶽後各賜大臣子弟章服官爵張燕公乞與女壻時人因謂爲泰山緋自此遂目丈人爲泰山又道門中有泰山丈人是唐人多用稱婦翁且引而爲泰山之號猗覺寮雜記云爾雅妻之父爲外舅母爲外姑今無此稱皆曰丈人丈母柳子厚有祭楊詹事丈人獨孤氏丈母則知

唐已如此予今取柳集考之祭楊憑啓事文云子壻昭祭于丈人之靈亦有祭獨孤氏丈母文而與楊京兆憑已云再拜書丈人座前與憑之子誨之書亦云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冤聞于朝謂婦翁爲丈人既可證矣而寄許京兆孟容書云此皆丈人所見不敢與他人道答周君巢書云丈人周文雅從知已又云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又云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往時所執此豈皆稱婦翁耶他若送蔡秀才下第歸覲敍云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顏本以稱人之父抑施于前輩行皆可卽韓文公誌馬暢夫人盧氏謂長子殿中丞繼祖曰吾父惟韓丈人視諸孤是也任子淵註后山詩云丈人俗以爲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若杜詩使之不一如甚愧丈人厚甚愧丈人貞丈人試靜聽丈人且安坐之類縷縷見之大抵亦尊者之稱也至如吳越春秋載伍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而古詩與梁張率所謂丈人且安

坐調絃未遽央。丈人幸無遽。神鳳且來儀。則又非淺淺者所到此句。雖屬婦翁。因摘其字。併論之。予讀杜詩。丈人且安坐。體辨渭與涇。丈人屋上烏。烏好人亦好。丈人試靜聽。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吾非丈人特。丈人文力猶強健。丈人藉才地。丈人叨禮數。此語時見句中。以稱薛十二。丈判官射洪李四。文章左丞鄒八。丈盧五。丈參謀韋大夫。諸人潼關吏詩。丈人視要處。註者謂托關吏呼公之語。是誠通用于尊者。若松下丈人巾履同。特賦畫中老人。又詩題云。奉寄河南韋丈人李鄠縣丈人。與單稱丈者。當同他如丞相中郎丈人行。王孫丈人行。正用漢書語。別李義山詩。丈人嗣王業之子。白玉溫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丈人領宗卿。肅穆古制敦。趙彥材註丈人言李義山之父。正以稱人所尊。若柳侯序中也。邵堯夫之父天容。名古。自號伊川丈人。陳叔易恬隱嵩山。自號澗上丈人。魏道輔泰自號漢上丈人。猶今自稱老人之類。唐陸龜蒙亦

號江上丈人劉玄佐在夷門韓滉將入相玄佐拜呼爲兄滉曰既爲兄弟未申敬丈母不敢入驛玄佐母聞之驚喜出謝事見柳氏家訓是稱于中外丈人之婦至唐猶然楊於陵爲韓滉壻同年進士章八元恃才浮傲滉械繫之於陵曰告丈人乞其生亦見柳氏家訓是稱于妻之父唐人皆然不特柳子厚嘗用之

土名傳訛 揚州天長道中有大冢土人呼爲琉璃王家馬氏嬾真子錄辨爲漢廣陵王胥諡厲後人誤以劉厲爲琉璃爾長安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訛呼爲蝦蟆陵

先生 古者先生之稱多矣論語先生饌馬融曰先生父兄則父兄可以言先生士冠禮贊見于鄉大夫鄉先生鄭氏註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鄉飲酒禮主人說先生而謀賓介註謂先生鄉中致仕者鄉射禮徵唯所欲以告于鄉先生君子註謂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則必鄉之致仕者可

以言先生曲禮從于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鄭氏註先生老人教學者孔氏曰先生師也謂師爲先生言彼先已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爲弟子言已則尊師如父兄也崔靈恩云凡言先生謂年德俱高又教道于幼者則師可以言先生論語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予疑此以童子而言其年長者歟宋惲將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將何之趙氏註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大率加于老成合先生之義雖鄭康成言致仕者必曰鄉中老人而冠義之註亦同曰鄉老而致仕者然馬氏禮解以爲齒長而有德之稱正猶崔靈恩年德俱高之說如是而後稱之受之皆無愧其稱于師者樂正子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樂正子孟子門人曾子居武城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正義謂左右之大夫朱文公以左右爲曾子門人是也况沈猶行者註云曾子弟子其言從先生者七十人稱其師也叔孫通弟子諸生皆以此事通

唐皇甫湜爲昌黎碑銘亦然昌黎送密序謂己爲先生以密太學生昌黎領袖學館有師生之分進學解自爲國子先生而稱施先生者以太學博士稱陽先生者以國子司業少陵醉時歌贈鄭虔亦稱先生者以虔爲廣文館學士皆有師道也如燕處士田光先生齊魯仲連先生稷下先生角里先生必皆年德之可稱者平原君稱毛遂毛先生齊傳舍長稱馮驩先生而燕易王之稱蘇秦昭王之稱范雎齊梁之君之稱淳于髡韓信之稱酈食其豈姑以禮游客云爾北海王先生者一文學卒史太守乃爲跪拜其稱先生固所尊矣至于扁鵲醫也虢君稱之唐舉蒯通以相人術也蔡澤韓信稱之司馬季主卜也宋忠賈誼稱之東郭先生方士也衛青稱之或古才智之士託于方術其必有可尊也唐舉又還以稱蔡澤交相推尙何以爲尊漸已近乎後世之弊漢王召讓陳平而云先生時平疑未老讓之也猶以此稱東方朔爲郎其同爲郎者謂

人皆以先生爲狂譏之也亦以此稱秦漢間其名稍輕矣范曄且自謂張祿先生以隱姓氏而晉淵明之五柳南齊臧榮緒之被褐唐王無功之五斗樂天之醉吟魯望之甫里又皆寓其自號者歟韓文于此不輕用特以尊師儒而行難之稱陸先生參與送石洪處士序稱石先生當是以先輩尊之洪又退居不仕者同時送溫造纔稱生史索隱曰生者自漢以來皆號生亦先生者以自呼之耳則洪造無高下也孟東野之貞曜吳筠之宗元私諡而尊以先生也漢法真則衆號之曰元德先生非諡也梁陶弘景之貞白唐司馬承禎之貞一潘師正之體玄皆賜諡稱先生也東都之初陳圖南以隱者賜希夷號其間方外士多賜焉相承已久惟儒者如康節安定泰山徂徠固得稱之况自文潞公表程純公墓爲明道先生濂溪諸賢皆有師之道也雖元老大臣不能比其尊稱也非若近世用于謬敬加于勢位之徒劉器之諫議呼司馬公則曰老

先生以師禮事也陳瑩中諫議答陸伯思書有云來書以先生二字見與非瓘所敢當欲因循不言意終不安今試爲左右言之孔子答子夏之問有先生弟子之語先生指父兄也孔子乃萬世聖賢之父孟子亦百世學者之兄父其父兄其兄者皆子弟也子又有子弟故堯舜文武之道傳傳而不息然則人倫之所恃以明者由教倫尙在故耳古者父子不責善而教謂所教爲弟子謂教之者爲先生先生父兄如也此名豈可以假人哉輕以假人而使當之者無以自安非所以處人也孔子曰後生可畏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瓘行年五十有六矣去死不遠而其昏未明尙有愧于後生况敢當先生之名乎朱新仲答張安國書亦云辱遠教爲禮甚過然有不敢當者先生對後生之言也本于孔漢人亦用未嘗專以目人曰某先生其後乃以命道人高士至唐則爲封爵私諡如貞曜云者弟子于師稱先生可也門生于座主稱

先生亦可也若薦舉于舉將稱先生已無理矣行之已久不怪也若無是三者遽當此名其可哉公爲天子侍從而謙遜自居是也然予人以無實之名則謙爲過矣翌于門下視三者無一焉懼而辭者恐有識者笑其不當也近世風俗又有不宜妄加人曰丈是也非父母之執友鄉里之先進同僚之尊長舉不可稱乃有年高一倍六七十白髯老人見鄉里晚進同寮子孫一切丈之彼晚進偃然不問蓋不知丈云者丈于我之稱也翌于尊君有從游之舊而年又老大丈云則宜使翌可當而人不笑如何以了翁之風節澗山之文學受人先生之稱何嫌而辭謝若不勝餘人宜如何哉稱謂少過則人且笑乾淳猶有古風矣富鄭公以丈事范文正公而洪景盧記曾吉甫在館中以字呼同舍同舍相約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丈餘人自今各以字行稱丈之尊若此世俗亦不可不知也

閻羅王 韓擒虎自涼州總管召還忽有人驚走至其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卒歐公集古錄因舊碑不著疑史之妄唐嚴安之爲京兆尹以強明稱吏民畏之一日見一神韃褫致禮甚恭曰武道將軍拜謁今奉天符迎公爲閻羅王替韓王安之是日卒明皇追封平等王其事寢怪熙寧間王介出守湖州荆公贈詩所謂吳興太守美如何者介知譏已以破題爲十篇有云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此借以寓嘲諷耳獨寇萊公事出于翰府名談萊公南遷再移光州妾蒨桃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爲俠今將別去公當爲地下主者閻浮提王也不久亦亡有王克勤見公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後騎曰閻浮提王交政也果爲閻羅王矣談藜云丁謂當國逐李寇二公欲殺不可旣南貶而文定復相相傳忠愍爲閻

羅王世謂死活不得王性之記一事略同云熙寧末修兩朝史蒲宗孟曾肇諸人作史官宗孟分寇忠愍丁晉公傳詆寇爲多而于丁甚爲明白其事蓋肇之祖致堯晉公所引擎助宗孟修之會子固召還肇以呈子固子固笑曰我聞萊公死作閻羅王你自看取予謂如包孝肅尹開封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孝壽尹開封亦號李閻羅特喻其剛嚴卽史云咸稱神明之義至于忠烈貫天地而不朽使神果聰明正直之謂是事不可徵歟近時乃以喻嬖倖閻羅之名始褻淳熙之董璉寶祐之宋臣是也張彥文大經位中執法劾璉暴橫至自比閻羅阜陵感悟卽日竄之遠方宋臣亦嘗暫徙安吉云

猶豫 猶豫謂獸也曲禮使民決嫌疑定猶豫孔氏曰說文云皆獸名猶獲屬與象屬二獸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故謂之猶豫與按說文與從舛與尹汝反或古字借用史高后紀計猶豫班書

高后紀猶豫未決索隱曰猶鄒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
猶損類也幻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
狐性亦多疑度冰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且按
狐聽水而此云冬涉川則猶與是狐類不疑若畏四鄰則猶定是
獸自不保同類又云畏四鄰也爾雅曰猶如麕善登木此獸性多
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卽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
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
謂犬子爲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接故云猶豫
也史漢註釋備矣今攷說文猶攬屬豫象之大者徐鍇釋不害于
物故言豫離騷心猶豫而狐疑欲自適而不可王逸解殊備若謂
並狐疑爲文則猶狐皆獸漢注正合顏氏家訓禮記云定猶豫決
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丈犬爲
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犬行犬好像在人前待

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麀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斯皆漢註所本管讀老子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水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意猶爲獸之名豫爲獸之態則七者何乃並著通以爲猶豫爲獸則儼渙而下復奚取喻况已每句釋上一字古註謂舉事輒加重慎豫豫兮若冬涉川心難之也其進退猶猶如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鄰之知也不如蘇氏解曰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兮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也猶豫取義粲然而見矣必以爲獸則當合老子而言史述崩通語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螫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此以喻猛虎又與跼躅對言若非專泥于獸之多疑而固主乎遲緩卽老子冬涉

川畏四鄰之義而不謂獸也爾雅猶如麇漢註如麇說文麇亦作
麇酉陽雜俎梁黃門侍郎明少遐曰狐性多疑鼪性多預狐疑猶
預因此而傳耳魏使崔劼曰狐疑鼪預可謂獸之一短也鼪說文
羊符反

相人相物 相人之法古矣而物無不可相史云黃魯直陳君夫
相馬劉長孺相彘榮陽褚氏相牛呂覽又記古有善相馬者寒風
氏相口齒麻衣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髮許鄙相尻投伐褐相
胸脅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君贊相後于獸詳焉人
可知矣昭德讀書志列伯樂相馬經浮丘伯相鶴經甯戚相牛經
鄭氏通志又加以周穆王相馬經諸葛穎徐成相馬經高堂隆相
牛經淮南八公相鵠經相鴨經相雞經相鵝經抑皆古事耶不惟
是也凡物皆然故自酉都藝文之目已著相人相寶劍刀相六畜
班孟堅謂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

賤吉凶要其術如是而已世代相傳當有存者陳氏書目相貝經未詳何書緯略云師曠有禽經浮丘伯有鶴經雖六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蟲魚有龜經魚經唯朱仲所傳貝經怪奇豈卽相貝經歟或述其名類而謂相也緯略又舉東方朔相笏經袁天綱郭先相笏經陳混常相笏經古相手板經亦驗人禍福也齊綦母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富貴又吳氏漫錄引陸長源辨疑志載唐天寶中有李旺稱善相笏驗之以事卒皆無驗以爲不可概論遂記開寶末聶長史相長水丘巒三笏一王侯笏生人不當乘一宰相笏一卿監笏亦爲節度使而非真後一歸錢武肅祠堂一歸沈相一歸錢昭晏以衛尉卿守滑州真廟朝老道士爲沈良擇笏云此借緋笏兼是虔吉州通判沈時除吉州通判借緋又云俟罷任別爲揀朝官笏期明年六月沈果以是時卒由前一事則貴賤在笏由後一事則吉凶在人漫錄云館中有陳混常相笏

經其說推本管輅李淳風之言又韋氏相板印法魏伯程相印法
蓋相笏之類而有相字法者術亦傳也

說郛卷第十七終

說郛卷第十八

坦齋筆衡

六卷

宋葉真

九卷

王過對孝宗 孝宗初臨御萬機之餘留心經術無所不涉百寮奏對時有顧問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著雋聲猶在選調宰相薦之上殿孝宗驟問之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卽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舍人官除密院編修

伏章 徽宗內醮命方士劉混康伏章出神到天聞玉帝降敕命元載孔昇大帝降皇后鄭氏閣時鄭后誕彌旣而乃降生帝姪上深謂其無驗未幾章才人在鄭后閣生皇子是爲高宗生時紅光滿室及高宗大漸之夕有鶴數千盤旋德壽宮俟升遐則皆前列若導迎而西去者頃之則沒烟雲間蓋元載孔昇大帝乃度人經

稱出真定光者位極西方之一天八之一也濟世中興信其來有
自

不通家 汪彥章藻嘗因其子恪赴廣西機宜臨行訓之曰自吾
父及汝三世矣未嘗與人通家往還如妻者自娶以爲後嗣計豈
可以娛他人

不以殘食與宮人 高宗在德壽宮每進御膳必置匙筯兩副食
前多品擇所愛者別筯取置一碟中食之必盡飯亦用別匙減而
後食吳后嘗問其然曰不欲以殘食與宮人輩喫其惜福如此

趙忠簡 趙忠簡公鼎初生時其母夫人夢金紫偉人入其室前
有贊引者喝曰贊皇公至夫人驚寤彷彿若有所見未幾而忠簡
公生焉其後位宦功名多與德裕合最是德裕自東都分司貶潮
陽忠簡公亦自四明以散官安置于潮德裕明年貶朱崖而薨忠
簡亦從朱崖而捐館俱壽六十二

稻孫 米元章爲無爲守秋日與寮佐登樓燕集遙望田間青色如剪元章曰秋已晚矣刈穫告功而田中復青何也亟呼老農問之農曰稻孫也稻已刈得兩復抽餘穗故稚色如此元章曰是可喜也而門樓無榜卽大書榜曰稻孫今大安門是也詩人歌穗稗卽稻孫也以穗稗對稻孫甚的

太學不出相 行在太學造工之初鳴鼓集飯有劉蒼者山東來目雙瞽聽聲過之問曰此何地適聞鼓聲官氣甚旺旁人以建太學語之蒼曰若如此則不出宰相永無火災所以自中興以來六七十載絕無鬱攸之驚而未聞有爰立者嘉泰中高文虎爲祭酒欲爲陳自強之奉遂謂鼓不宜請更鞞之未幾自強正拜遂以更鞞堂鼓而自強破揆席之荒也且諷齋生建登槐之亭于舊所肄業齋之前及韓平原胄敗而自強盡削在身官職竄死嶺表詔盡籍其家殆與庶民同是猶不出宰相之驗登槐之亭隨亦撤毀

東坡牛醫 東坡在黃卽坡之下種稻爲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忽病幾死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王夫人多智多經涉語坡曰此牛發豆班療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嘗舉以告章子厚謂君毋云我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俗呼牛爲黑牡丹子厚我更欲留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遂大笑而別

岳飛 紹興中金人遣其祕書監劉禰來聘因問岳飛以何罪而死館伴者無以對但曰意欲謀叛爲部將所告以此抵誅禰笑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所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如飛者無亦江南之范增乎館伴者不敢發一語而止秦檜約束勿以奏卽以不職貶其人西夏答書 逆亮渝盟吳武安王璘爲收復陝計使人持書與西夏以求援兵于是夏國答書曰孤聞國之將興聽于民當從所欲

師克在和不在衆必假諸隣仰惟皇宋之興咸托羣心之輔列聖承休于洪祚深仁充浹于寰區繄我小邦賴爲盟主二百年講修于信息億萬姓陶冶于醇醲嗟勿率之女真不自安于微分鼠竊一隅之地狼貪萬乘之幾割斯民擬禽獸之如視大國若寇讐之比羈縻不遜干索無厭在天地所不容致神明之咸憤故此用兵而薄伐尙敢肆志以不庭毀先廟以示戰士之威殺君母而杜諫臣之口惟是盈科之罪難逃負櫬之誅幸使命之來臨奉主言而有請欲假師徒之衆共揚干威之容恭荷來書歡騰輿頌共切驅羊之忿敢辭汗馬之勞希告庶邦莫不徠來蘇之后奮揚師旅庶幾解倒懸之民以至仁伐不仁因多助攻寡助乘勢而起仗義以行大張赫烜之皇威一掃頑冥之醜類請同李廣勿令一騎之還毋效丁公遽爾片言之返此上天之假手宜壯士之協心允穆師言恭行天討爾衆士旣造于南土我小國當應于西偏渤海受命

以風從契丹乘機而雷奮張皇宋之一路鼓天兵而四臨前衝而九野聲歡左顧而羣靈色奮勇茲敵血動有餘威誓將滅其衆而犂其庭相與寢其皮而食其肉內連七國且殊晁錯之謀外命諸侯共戴武安之烈成大功于不日守中夏于歷年不取必有天殃今其時矣一征當自葛始君其念之餘需報捷之臨別候獻琛之賀使還報勉旨及不酬蓋紹興辛巳十二月也

官制 孝宗初銳意經武而不樂士大夫以科目自炫有趙善俊者虞丞相允文薦之上殿遂奏曰進士任子自分兩途任州縣者不相下蓋由階帶左右流弊至此頃楊時嘗論之今華貫清塗非進士自不可至豈在二字以寓分別宜如元豐官制去左右二字有旨從之初制有出身者曰左無出身者曰右犯賊者乃削而不繫乃是詔下而流品混雜天下賊吏無以示戒而貪姦白晝剽金人不以爲怪矣惜夫

神告帝統 真宗朝嘗開龍圖閣宣示瑞物內有三石目曰神告
帝統石其綠石而丹文者二一曰君王萬歲一曰趙二十一帝乃
太平興國四年九月嘉州夾江縣民王詣得之于靈仙洞石匣中
其墨石而白文者一其文曰誌公記吾觀四五朝後次丙子年出
趙號太平二十一帝敬志醮潛山九天司命真君永安社稷乃太
平興國七年三月舒州懷寧縣民柯萼得之于萬歲山之福源洞
尤延之 尤延之妻自號錫山胸中甚富本朝典故討論尤博凡
朝廷議論多所裁定其與人談貫穿今古每一事引證數十悉存
根據年月姓名一字不差士大夫目之曰尤書廚言其該洽也持
節治郡所至稱最纖悉民隱無所不達黎庶目之爲尤蠟燭言其
以明破暗也

品香 范致能平生酷愛水沉香有精鑒嘗謂廣舶所販之中下
品黎峒所產大磈大率如繭粟如附子如芝菌如茅竹葉者皆爲

佳品雖剝薄如紙入水亦沉蓋香之節目久墊土中滋液流下結而爲香環島四郡以萬安軍所采爲絕品或謂萬安在島之正東鍾朝陽之氣尤醞藉豐郁四面悉香醺蒸燼餘而氣不焦所產處價與銀等洪駒父香譜亦以沉香絕品瓊之黎峒南爲最然皆聞于人未得其真也兩廣惟產橄欖香出廣海之北橄欖木之節目結成狀如膠飴而清烈無俗旖旎氣烟清味嚴宛有真馥生香唯此品如素馨茉莉柑柚爲蒸香皆以降真爲骨去其夙生而薰入焉各有製法而素馨之薰最佳有吳氏者以香業于五羊城中以龍涎著名香有定價家富日饗如封君入自叩之彼不急于售也高容雷化山間亦有香但白如木不禁火力氣味極短疑亦無膏乳士人賣不論錢也光香箋香黃熟黃生速香結香排香蓬萊香皆出海外惟生結鷓斑脫殼茅葉爲沉之最藥沉不預也大率沉水以萬安東峒爲第一品如范致能之所詳在海外則登流眉

片沉可與黎東之香相伯仲登流眉有絕品乃千年枯木所結如石杵如拳如肘如鳳如孔雀如龜蛇如雲氣如神山人物焚一片則盈屋香霧越三日不散彼人自謂之無價寶世罕有之多歸兩廣帥府及大貴勢之家葉蔚宗香傳亦多缺文

辱井 建康辱井今鄰法寶寺近行宮中以彼主麗華貴嬪共縛沉其中故以辱名世傳二妃墮血淚漬石闌故石翳猶如臙脂禱以香幣以帛拭之尙有紅紫色故俗亦稱臙脂井建康二真仙祠蓋張孔二人也

不祭墓 先儒皆以古不祭墓爲說又以漢明帝上陵爲失禮且謂千騎上冢若以富貴加其先人不可謂孝諸家之說固然以周禮攷之有冢人之官凡祭于墓爲尸則祭墓之禮周公已立之晦菴專主于不墓之說以爲神主在廟而墓所藏形體也祭之烏乎饜是以僞事其先也張敬夫則謂止當詣墓哭省設祭后土于墓

左兩家議祭禮皆不得其定

四元 王沂公歐陽公登第皆有三元之目沂公自鄉而省自省而殿皆占第一歐陽則自鄉而監自監而省皆占第一楊寘在仁宗朝自鄉舉至廷對皆第一寘未唱第仁宗已顧在列曰狀元楊寘乎啓封果然蓋寘有先聲徹宮禁也既得寘上甚喜在列以得人爲賀致和中張伯紀綱以三舍釋褐徽宗御崇政殿賜之及第顧知舉吏書張克公等曰人言祖宗時有三元今綱係四元果何如克公等對曰綱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校定次上舍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人所以京師有五元之目上曰可謂得人自來止說三元今張五處作魁必不是偶中當優獎之遂除太學博士綱金壇人其後立朝有大節爲世名臣

金狄 徽宗崇尚道教凡當時詔命與夫表章皆指佛爲金狄試舉其略政和七年四月詔曰朕每澄神默受命訂正訛俗甚閔中

華被金狄之教盛行而至真之道未正宣和三年十一月詔曰噫
金狄胡風陰邪之氣源流派分使信者以寂滅爲樂豈非陰氣襲
而陽魄散邪而林靈素凡四五表皆以金狄爲語如賀神宵降云
蠢金狄之成羣干丹霄之正法如謝駕幸寶籙院聽講大洞經云
幸際玉霄之主是膺金狄之風又短表云金狄熾而華風變又云
期銷金狄之魔而宣和元年秋道德院奏金芝生駕幸觀因幸蔡
京家鳴鑾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卽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
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女
眞起海上滅遼國陷中原以金國爲號正讖金狄之禍而金帝之
來不待春風蓋虜以宣和七年冬犯京師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城
陷時太史預借立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助于事則徽宗賜和
之句甚切其讖可勝歎哉

奇疾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每歎曰養心莫善于寡慾吾

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莫制之踰年遂死然自昔醫書不載此疾之證

大觀易運碑 徽宗皇帝大觀二年秋八月以易占爻一乃御製

易運碑刻之延福東壁其略曰如建元基高宗御字德基宗興得壽謂紹興也德壽宮名

承太乙循運盡在九九之數高宗聖壽八十一歲祖傳庚申吉謂大觀子孫再傳建炎炎

赫盛之勢建炎年號奈何五行逆順天地之數非由人致朕嘗閱易執

善本基庚子辛丑禍起東南謂方肇動干戈元衝立劫壬寅癸卯

宣和開天下大亂云世哀哉甲辰乙巳謂兵攻燕山丙午丁未金慶宗二聖北狩內有丙火天

下生靈塗炭過半是時天下大亂江表之虞謂江表莫知何幸戊申己酉高宗初立

時正灾劫庚戌辛亥福重勢輕謂劉之變壬子癸丑後成改建紹興甲

寅乙卯立應豐穰是年大有丙辰丁巳朕已何在徽宗以紹興五年崩聖宗復有中

興之位是年建立諸君宗再續太祖之後其後事皆驗信乎聖有先知之明因往推來

在天數者果不可違歟

河魴所起 楊廷秀因舉河魴所原起古書未見有載敍者以問
尤延之曰左太沖吳都賦敍王鮪鰈鮓劉淵林註鰈鮓魚狀如科
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脰微背上青黑有斑文性有毒雖水獺大魚
不敢啖之蒸煮食之肥美以是考之河魴本原莫明白于此廷秀
檢視之言無殊因嘆曰延之真書府也人目爲廚何以胸中著數
萬卷書乎予不及予不及

負暄雜錄

三卷又補
遺一卷

宋顧文薦

字伯舉號閩谷
德素崑山人

武王伐紂 禮記云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對曰夢帝與我九
齡文王曰汝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
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矣我百爾九十吾與汝三焉文王九
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以應夢帝與我九齡之數史記書武
王在位三年而崩則是九十歲時方興弔伐之師太公呂望仗黃
鉞斬妲己亦是踰八望九矣君臣之間各已老成作此不韙之事

恐勢使然爾李泰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爲王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若孟子只以應天順人之說對之則可豈當如此言哉使人爲不道矣故前輩謂孟子非賢人宜乎盱江終身不讀也韓文公作伯夷頌無一語及武王末後方云雖然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其罪武王如刀鋸斧鉞之加凜然可畏而略不露鋒芒真得筆削之體者也

馮道天幸 世譏馮道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攷其所言所行未嘗詭道免于亂世蓋天幸爾石晉之末與虜結盟無敢奉使者少主批令宰相擇人道奏云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謂墮于虎口道竟生還初郭威遣道迂湘陰道曰不知此事由衷否道平生不曾妄語又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泰山壓卵道曰不知陛

下做得出否凡此皆推誠委命未嘗顧避依阿也又虜主問萬姓紛紛何人救得道發一言以對不啻活生靈百萬俗人徒見道之跡不知道之心富文忠論道之爲人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王荆公論馮道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唐介曰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一主謂爲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變色趙鳳女嫁馮道子道夫人嘗怒之鳳使乳媪訴之累百言道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愚觀此老無他只是得一忍耐字真所謂癡頑老子也

傀儡子 傀儡子起于漢祖平城之圍陳平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闕氏望見謂是生人慮冒頓必納之遂退軍史家但云秘計鄙其策下耳本朝王韶開熙河之役亦舞以逐鼓使諸羌出觀遂破羌軍此兩得以爲策也今元宵舞者是其遺製然舞者乃樂之容有大垂手小垂手字舞花舞馬舞或象鸞鴻或如飛燕婆娑舞

態也曼延舞緩也有健舞軟舞舞曲有綠腰蘇合香屈柘湖渭州圍乳旋甘州等字舞者以身亞地布成字也今慶壽錫燕排場作天下太平字者是也花舞者著綠衣偃身合成花卽今柘枝舞有花心者是也馬舞者以櫪馬人著綵衣衫帶靴鞭于床上舞踐蹄皆應節奏唐宴吐蕃蹀馬之戲皆五色綵絲金具裝于鞍上如麟首鳳翅樂作馬皆隨音蹀足宛轉中節胡人大駭明皇之舞馬亦其遺意爾

物以諱易 物以諱避相傳已久今姑舉其數端如石晉諱敬淬鏡者用鐵牌本朝避太祖諱以香印字近之乃名鑼山藥本名薯蕷唐代宗諱豫改名薯藥本朝避英宗諱遂名山藥炊餅本名蒸餅避仁宗諱故改南唐李主諱煜改鸚鵡爲八哥錢王諱鏐改石榴爲金櫻至今吳中金劉二姓不可辨皆此類也

明妃曲 明妃曲見于篇詠者多矣劉屏山云羞貌丹青鬪麗顏

爲君一笑定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閣畫向功臣衛霍問語意不蹈
襲許梅屋云漢宮眉嫵息邊塵功壓貔貅十萬人好把深閨舊脂
粉豔粧顏色上麒麟王金陵則不然有云漢恩自薄胡自深人生
樂在相知心卽此見其心術也柯東海又可發笑云龍首山頭桑
苧翁謂漢元帝不識美色乃一桑苧翁耳

白光琉璃 西京雜記載漢武帝以白光琉璃爲鞍暗室照十餘
丈如晝此琉璃乃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于衆玉其色不常乃真
琉璃也佛書謂車渠琉璃用以布地言其廣大恐未必然今世率
以石汁消治衆藥灌成之蓋始于月氏國元魏時來貢今北方市
不多見惟大食高麗有之青白紫綠皆塗以金翠輝耀灼爛蔡京
嘗以大食琉璃酒器獻淵聖時在東宮却而不受蓋已盛于宣政
矣予得一瓶以銅爲胎胎傅之以革外爲觚觥彩繪外國之人奇
形詭狀却似琉璃極其工巧不知何物聞是蜀賓國物更當質于

博識者

鹽 鹽有五色青黃赤白黑又有紫鹽或曰戎鹽道書所謂戎鹽壘卵者是也按郭璞鹽池賦云爛然溪明冕爾霞赤則是赤鹽者李太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晶鹽又東坡水晶鹽爲誰甜金樓子曰胡中有鹽瑩如水晶謂之玉華鹽又南史月氏恒水下有鹽色正白朝取暮生非煮海也東坡紛紛青子落紅鹽則恩州有鹽如絳雪或謂煎染而成者又琴湖池中有桃花鹽色如桃花青鹽所謂螳螂頭鹽入藥可用也蔡邕投羊月書云幸得無恙我至徒所自城以西惟有紫鹽也續漢書云天竺國出黑鹽黃鹽安西北澗中有青鹽則鹽之所產悉在外夷惟青真詞云吳鹽勝雪今四明諸場多有之獨此是中國之白鹽爾

紙 世說蔡倫造紙倫乃後漢和帝元興年中常侍也擣故魚網作紙三輔故事云衛太子以紙蔽鼻前漢已有之又和熹鄧太后

貢獻悉斷歲時但貢紙筆而已蓋紙舊亦有之特蔡倫善造爾非
創也唐中國紙未備多取于外夷故唐人詩中多用蠻箋字亦有
謂也高麗歲貢蠻紙書卷多用爲襯日本國出松皮紙又南蕃出
香皮紙色白紋如魚子又苔紙以水苔爲之名側理紙薛道衡詩
昔時應春色引綠泛青溝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銀鈎又扶桑國出
芟皮紙今中國惟有桑皮紙蜀中藤紙越中竹紙江南楮紙南唐
以徽紙作澄心堂紙得名若蜀牋皆染擣而成蜀牋重厚不佳今
吳牋爲勝

軟玻璃 玻璃與琉璃同類亦分五色比之玻璃其質頗厚亦石
銷冶而成多出西域諸蕃而夏國爲最但異于琉璃者玻璃背青
耳常見齊惠卿家有軟玻璃盞通天犀火浣布三物得之廣舶近
好事家亦有軟玻璃墜兒是五代時大秦國來獻蓋彼能造亦是
銷冶而成見火則溶冷則凝結世不多見李賀詩羲和敲月玻璃

聲乃形容耳非真成聲也併及此以資笑噱

審器 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謂甃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尙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祕色審器世言錢氏有國曰越州燒進者不得臣庶用故云祕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審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鬪遺杯迺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錢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審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審爲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審質頗龐厚宣政間京師自置燒造名曰官審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徽宗遺製置審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審澄泥爲範極其精緻油色瑩澈爲世所珍後郊下別立新審亦曰官審比舊審大不侔矣餘如烏泥審餘姚審續審皆非官審比若謂舊越審不復見矣

欖枝 荔枝蜀廣俱有之今惟閩中者爲貴蓋他處實雖佳而不

可乾獨閩中者可乾漢西京雜記載尉陀獻高祖龍眼樹卽今之荔枝也唐天寶中楊貴妃愛食之置驛傳送唐都長安去閩廣甚遠其荔枝乃蜀中涪陵所貢實小而味酸與廣閩不同今荔枝已載蔡公之譜莆爲勝閩次之廣又次之而廣產甚多五月初有火山者先熟高州梧州有無核荔枝南漢劉鋹每歲設紅雲宴則窗外四壁悉皆荔枝望之如紅雲然宣和殿前亦有荔枝四株結實甚夥衛洪七開曰蒲桃龍目椰子荔枝却書此字

青門瓜 漢咸陽宮第三門本名霸門民見門青色遂名青門青門舊出瓜邵平種瓜此門甚美唐廣明中巢寇犯闕僖宗幸蜀關外道旁之瓜悉皆萎死殆不可曉徐考之蓋宮嬪多帶麝囊瓜爲麝香所薰遂皆萎落爾

蟄燕 世說海外有燕子國秋社而去春仲復來詩謂玄鳥虬也春分玄鳥至按晉郗鑒爲兖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飢僅掘野鼠蟄

燕而食之本朝京東開河岸崩見螿燕無數予少年時臘中欲伐薪近岸古柳方施斧將斷見有螿燕一毳大如斗相銜負始信燕亦螿而驚螿節氣而出度海之說烏衣之事附會爲之爾

鴞炙 莊子曰見彈求鴞炙又按漢史東郡送臬五斗五月五日作臬羹賜百官是欲滅其族非爲其美也又淮南萬畢術甌瓦止臬鳴取破甌向臬抵之輒自止也蓋臬之物不祥甚矣今人家有飛入者必有咎康駢劇談錄載韋顥臬鳴而登科第鄧艾臬鳴牙旂迺軍勝之兆張率更聞于廷樹而授官以此推之未必皆爲不吉世以鵬至臬鳴不祥觀此則又不然也

珠襦玉柩 珠襦玉柩東園秘器此漢世侯王之葬具也董賢死哀帝賜之陳德公一日以片玉示予方正而狹長五六寸中有圓竅古而潤扣予曰何物予曰恐是漢之玉柩爾蓋玉柩以玉琢方片中貫以鐵排戢于棺用以籍尸者德公首肯予後得方玉無竅

有古篆四字不可識四角有四小孔是亦玉柙之一也

御史本艸 侍御史號雜端最爲雄劇臺中會聚則于座南設橫

榻號南牀又曰癡牀言登此床者倨傲如癡又唐封演聞見記言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爲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賈忠言撰御史本艸以裏行爲含口椒微毒殿中爲蘿蔔侍御史爲脆梨言漸入佳味遷南省號甘艸言可以久安也見御史臺記

黃河水 黃河水十二月各有名正月名凌解水二月三月名桃

花水四月名麥黃水五月名瓜蔓水六月名礬山水七月八月名

荻苗水九月名登高水十月名復槽水謂水落復故道也十一月

十二月名蹙凌水冰斷復結蹙起成層也見水衡志

房老 婢妾年遠而位高者曰房長今得兩字尤新奇按王子年

拾遺記載石季倫有妾名翔風及色衰退爲房老

梵嫂 唐鄭熊番禺雜記載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京師

大相國寺僧有妻則曰梵嫂見于清異錄

句之韻牒 聯句自唐有之若與坐客聯句則互送爲煩據段成式廬陵官下記載取斑竹以白金踏首如茶莢以遞送聯句謂之句枝或角押惡韻或煎碗茶爲八韻詩皆謂之雜連若志于不朽則汰客揀穩韻無所得輒已謂之苦聯句句共押平聲好韻不僻者書于竹筒謂之韻牒

宋吳標致 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于本任刊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觀者皆知尙書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磨墨連筆措辭宛若圖畫二公俱有標致者也

趙廣潘嵩 龍眠李伯時繪事妙絕有趙廣合肥人吏役左右頗得筆法畫馬逼真後陷虜令其作畫辭以不能遂斷其右指蓋廣平昔左手執筆後亦多作觀音像今收伯時本多是廣筆近彝齋

趙子固以水仙蘭蕙得名小吏潘嵩倣其作并字畫皆極類所謂性相近也積習而成王右軍言已苦小兒輩亂真東坡詩家雞野鶩同登俎誠哉言也

建茶品第 唐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第建品說者但謂二子未嘗至閩不知物之發也固自有時蓋昔者山川尙閔靈芽未露至于唐末然後北苑出爲之最是時僞蜀毛天錫作茶譜始言建有紫筍而臘面乃至產于五代之季建屬南唐歲率諸州民採茶北苑初造研膏繼造臘而既又製其佳者號京鋌本朝開寶末下南唐太平興國初時置龍鳳模遣使卽北苑造團茶以別庶飲龍鳳茶蓋始于此又一種茶聚生石崖枝葉尤茂至道初有詔造之別號石乳又一種號的乳又一種號白乳蓋自龍鳳與京石的白四種始出而臘面降爲下矣蓋龍鳳等茶皆太宗朝所製至咸平初丁晉公漕閩始載之于茶錄慶曆中蔡君謨將漕創造小龍團

以進被旨仍歲貢之自小團出而龍鳳遂爲次矣元豐間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加于小團之上紹聖間改爲瑞雲翔龍大觀初徽宗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與常茶不同偶然生出非人力可致于是白茶遂爲第一又製三色細牙及試新鑄貢新鑄自三色細芽出而瑞雲翔龍顧居下矣凡茶芽數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鷹爪以其勁直纖銳故號芽茶次曰中芽乃一芽帶一葉者號一槍一旂次曰紫芽一芽帶二葉者號兩旂一槍其帶三葉四葉者皆老矣芽茶早春極少景德中建守周絳爲補茶經言茶芽只作早茶馳奉萬乘嘗之可矣若一旂一槍可謂奇茶也故一槍一旂號撿芽最爲挺特王金陵送人長閩詩云新茗齋中試一旂謂撿芽也宣和庚子歲漕臣鄭可問始創爲銀綫水芽蓋將已揀熟芽再剔去祇取心如線一縷用珍器貯清泉漬之光瑩如銀絲用以製新鑄有小龍蜿蜒其上號龍團勝雪又廢白的石三乳最造花鑄

二十餘色初貢茶皆入龍腦至是慮奪真味始不用焉蓋茶之妙至勝雪極矣故合爲冠然猶在白茶之次者以白茶上所好也羅黃儒撰品茶要錄極稱當時靈芽之富謂使陸羽數子見之必爽然自失矣其茶歲分十餘綱惟白茶與勝雪自驚蟄後與役浹日乃成飛騎疾馳至中都不出中春已至號爲頭綱玉芽以下先後而發逮至夏過半矣歐陽公詩云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師三月嘗新茶蓋御茶園自九窠十二隴至小山凡四十六所惟龍游窠小苦竹張坑西際又爲禁園之先也此熊蕃敍錄及諸家雜記採其說云

碑碣 墓有碑碣未詳所起按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

有孔以貫縶索至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勳伐于碑上後又立隧口故謂之神道碑言神靈之道也今古

碑上往往有孔者蓋貫綽之通像前漢碑極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爲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漸盛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楛杙也楛杙于瘞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楛立楛然則物有標榜皆謂之楛郭景純江賦云峨眉爲泉陽之楛玉壘作東別之標其字本從木後人以石爲墓碣因而從石說文曰碣特立石也據此則從木從石兩體皆通隋氏之制五品以上碣螭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近代碑碣稍衆有力者多輦金帛以祈作者之諛蔡邕則云吾于人作碑多矣獨于郭有道無愧詞隋文帝子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只一卷史書足矣不能爲後人作鎮石爾唐則尤甚李北海以此潤筆金帛駢羅侈甚皆諛墓之物退之亦不免焉本朝惟東坡獨能守之所作止司馬公范蜀公等六碑

爾

佛圖澄姓 邢州內丘縣西古中丘城寺有碑乃後趙石勒光初

五年所立也碑云大和尚佛圖澄者乃天竺大圖附賓小王之元子本姓濕所以言濕者思潤理國澤被四方是以濕爲姓按高僧傳晉書藝術傳佛圖澄並無姓今云姓濕亦異文也

性嗜 世之嗜欲一行殊性前聞楚王嗜芹文王嗜昌歠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棗此見之于傳記多矣近讀唐溫飛卿乾牒子載宋劉雍嗜瘡痂雍往詣吳興太守盧休休脫襪粘痂落地雍俯取而食之宋明帝嗜蜜餠一食數升故劍南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蟲每散令人採拾得三五升卽浮于微熱水上以洩其氣候氣盡以酥及五味熬卷餅而食之云其味甚佳又長慶末前知福建院權長孺犯事流滯廣陵多日賓客相見辭之將赴闕求官臨行羣公餞飲于禪智精舍有從事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之癖乃于健步及諸傭保處得爪甚多洗濯未清以紙裹候長孺酒酣進曰侍御史遠行有少嘉味獻進遂以所裹人爪奉上長孺

視之欣然如獲千金饑涎流吻連撮啖之其厭愜思欲神色自得合坐大驚蓋性之所嗜自不覺其穢汚也

饅頭 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日餽飪晉束皙餅賦有饅頭薄特起洩牢丸今惟饅頭名猶存而起洩牢丸莫曉何物薄特荀氏云薄夜亦莫知爲何物予見京師餅鋪有一等餅名薄脆者恐亦所自也饅亦作糗

梨 梨實脆美北方者爲最所謂語兒梨鳳栖梨金鳳梨最佳者鵝梨江南所產大不及但多食則傷胃氣故陶穀清異錄載棗曰百益紅梨曰百損黃所益者惟齒耳予觀湘山野錄謂李建勳罷相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數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藏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鵝冠子五藏刀斧乃離別之離非謂梨也蓋別離則殘賊胸懷有若刀斧就架取小冊以呈丞相乃鵝冠子也公大嘆服昔楊吉老在泗州

以醫得名忽有人到門求診視者楊與按脉曰君來年當以疽毒死今氣血凝結無可解者沉思久之曰惟有鵝梨爾可往京師買鵝梨食若無生梨以梨乾煎汁飲并食其滓候來春當復訪我其人如教至期再往診脉曰病已去矣恐渴作若能更食則可安後果如其言是以知梨亦能解氣血凝滯之疾不可以一槩論謂之百損黃也

辟時疾

孔平仲云邪氣氛氲未嘗無所以故宣聖軫念世人垂

不忍之心設此術以溥濟生靈避凶趨吉不致夭橫孔氏經今七十餘代用之未嘗有此患其法每于臘月二十四日五更汲取井

華水

平旦第一汲者

盛淨器中量人口多少浸乳香至歲旦五更暖令溫從

小至大每人以乳香一小塊飲水三呷嚥下則一年不患時疾矣

詩人主客圖

唐張爲編諸家詩人作主客圖以白居易爲廣大

教化主上入室則楊乘入室則張祐羊士諤元稹升堂則盧仝顧

况沈亞之及門則費冠卿皇甫崧殷堯藩施肩吾周元範祝元膺
徐凝朱可名童翰卿陳標以孟雲卿爲高古奧逸主上入室則韋
應物入室則李賀杜牧李餘劉猛李陟胡幽貞升堂則李觀賈馳
李宣古曹鄴劉駕孟遲及門則陳陶韋楚老以李益爲清奇雅正
主上入室則蘇郁入室則鄭畋僧清塞盧休于鵠楊詢美張籍楊
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升堂則方干馬載任藩賈島厲玄項斯
薛壽及門則僧良又潘誠于武陵詹雄衛準僧志定喻鳧朱慶餘
以孟郊爲清奇僻苦主上入室無入室則陳陶周朴升堂無及門
則劉德仁李渙以鮑溶爲博解宏援主上入室則李羣玉劉禹錫
入室則趙嘏長孫佐輔曹唐升堂則盧蘋陳羽許渾張蕭遠及門
則張陵章孝標雍陶周祚袁不約各有集傳于世間有無聞者呂
東萊編江西宗派以黃庭堅爲主亦壽作爾

石炭 石炭不知始于何時東坡作石炭行言其冶鐵作兵器甚

精亦不著起于何時也按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然爲薪隋王邵論大事其中石炭二字則知石炭用于世久矣然今西北處處有之也

傲骨 嘗聞唐李太白腰間有傲骨不能屈折蓋恃其才爾竟以清平調詞爲楊太真所忌終身不偶遂陷永王之禍卒至采石之死今有一等士大夫姓名未高職位未顯則謙和恭謹及漸向上傲骨便長與昔迥別居閑時與居官時如兩人焉若能以道眼看破則此等俱非遠大之器若始終不改節者他日必爲名人矣

束帛 夏竦鎮襄陽遇肆赦致仕高年各賜束帛時胡旦嘗廢在郡夏依赦旨送縑十疋胡笑曰傳語舍人何寡聞如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諸書所解束帛彋彋賁于丘園之義少驗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脩得十挺卽脯一束也束帛則卷于二端五疋以表王者有屈折于隱淪之道也

古制度 辨驗古之衣冠制度多于古畫中見之不可不詳加審
正漢魏晉時皆冠服未嘗有袍笏帽帶自五胡亂華夷狄雜處至
元魏時始有袍帽蓋胡服也唐世亦自北而南所以襲其服制向
者有攜舊畫唐明皇潞州像來示予者絳袍黑鞵玉帶又嘗見李
贊皇像亦是黑鞵金帶咸謂未嘗有黑鞵而爲金玉帶者殊不詳
攷唐朝惟有黑鞵至五代方有紅鞵是以知前代衣冠制度不可
不詳審焉

龍涎香品 向嘗敘海南香品矣近有人問曰今之龍涎香始于
何時蓋前代未嘗聞也惟古詩中有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
及都梁則古亦有合和成香者香譜所載品類甚多獨無龍涎香
蓋龍涎本不香出大食國深洋海中或云龍睡于石上數月不起
起則有雲覆其頂土人候其去則取之涎沫凝積如百藥煎而色
白者良黑色者雜沙土不可用以其能聚香不散故用之宣政間

亦未聞焉獨有西王貴妃金香得名乃蜜劑者今之安南香也紹興光堯萬機之暇留意香品合和奇香號東閣雲頭其次則中興復古以古臘沉香爲本雜以腦麝梔花之類香味氤氳極有清韻又有劉貴妃瑤英香元總管勝古香韓鈴轄正德香韓御帶清觀香陳門司末札片香皆紹興乾淳間一時之盛耳慶元韓平原製閱古堂香氣味不減雲頭番禺有吳監稅菱角香而不假印脫手捏而成當盛夏烈日中一日而乾亦一時絕品今好事家有之泉南香不及廣香之爲妙都城市肆有詹家香頗類廣香近日多用金顏辛辣之氣無復有清芬韻度也雖御前宣賜號曰官香而香味亦淺薄非舊香之比不可入品題矣

火齊 予舊見有婦人耳環色紫而光豔照映若紫玻璃其質甚薄不識爲何物也或稱爲紫辣子近觀韓昌黎永貞行云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蓋指言佻文也又陸務觀詩云火齊

堆盤滿珊瑚列庫莊齊音劑云中天竺國說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輝照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常臥延清室上設火齊屏風光耀一室今世不多見其耳環必火齊也

撒花 近者北兵侵犯城郭于民間索金銀等物謂之撒花不曉其義蓋夷狄以此爲重禮昔國朝三佛齊注輦國遣使來朝貢見于延和殿其使胡跪于地先撒金蓮花其次真珠龍腦布于御座前謂之撒殿花初至闕先具呈請詔許之方施此亦所以重中國也撒花之名蓋亦有自來矣

禽蟲善鬪 禽蟲之微善于格鬪見于書傳者唐之明皇生于己酉而好鬪雞置雞坊雞場見之東城父老傳鬪蛩亦始于天寶間長安富人鏤象牙爲籠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啄其來遠矣惟南唐馮延巳詞有鬪鴨闌干獨倚之句人多疑鴨未嘗鬪予按

三國志孫權傳註引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鬪鴨羣臣奏宜勿與
權曰彼在諒陰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義具以與之陸遜傳建
昌侯慮作鬪鴨闌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爲南史王僧達
傳僧達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揚州橋觀鬪鴨爲有司所劾新
唐書齊王祐善養鬪鴨方未反時狸咋鴨四十餘繩其頭去及敗
牽連誅死者四十餘人則古蓋有之又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鬪鵝
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鵝直五萬錢則鵝亦能鬪也餘如
鷓如黃頭雀青菜子皆善鬪不數盡述爾

金石毒 金石有性之藥多僭燥前輩已嘗論之矣往往不悟致
多喪身是猶晉人之好服寒食散唐人之好服丹砂雖韓文公亦
不免焉武宗好神仙方士之術用趙歸眞等取銀液鍊神丹而服
之遂以丹發而崩王仲言揮塵錄載宣和間王稱定觀好學能詩
少年爲殿中監眷注甚渥一日召入禁中上曰朕近得異人製丹

砂服之可以長生煉治經歲色如紫金卿爲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取而服之纔下咽覺胸中煩燥之甚俄頃烟從口出急扶歸已不救既殮聞柩中剝啄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柩內頃刻遂成烈焰屋廬盡焚延燒十數家方息予景定庚申訪陳德公于三衢偶及丹竈事云向聞天台金鵝洞前有巨松夜靜遠望則火毳飛走積有年矣暇日與尤松泉爚至其處見松根脂膏融液于外意爲有異命剖鑿之有物如琥珀色光瑩朗徹始知其爲松丹也挈之歸約日分服尤服刀圭卽覺狂躁不可禁急以水沃胸前熱益甚遂置身水缶中凡數易水皆如湯亟飲豆汁稍定至冬疽發幾死陳亦服寸匕雖不至甚而兩目赤腫如桃兩月方愈昔米巨容以松丹進史衛王服發其狂陽而死方仁聲泊宅編載吳景淵刑部平生服硫黃人罕知之其後二十年長子橐爲華亭市易官疽發于背而死乃知流毒傳氣尙及其子可不戒哉

瑪瑙 瑪瑙品類多不同出產有南北其實一石卵爾大者如斗其體質堅硬碾造費工若南瑪瑙產大食等國色正紅面無瑕可作杯罍器具生西北者色青黑謂之鬼面青亦須間以紅色如硃砂者爲妙若靈夏瓜州羌地沙磧中時得之者尤奇有柏枝瑪瑙質如水玉上有枝葉儼如柏枝又有節子瑪瑙黑白相間大不過一二寸又有合子瑪瑙質理純黑中間白絲者可作數珠間隔又有夾胎瑪瑙正視之則瑩白光彩倒視之則若凝血蓋一物而有兩色也出西羌沙磧中世不多見有紫雲瑪瑙者今和州產大者可作屏障卓面等用實一石爾金陵雨花臺下有小瑪瑙子但可充盆盎水石之玩均不足第品類也

墨 古者之墨多以石磨汁而書或云是延川石液爲之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云是油烟松煤夾和爲丸蓋晉人以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瀉耳後方有碟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烟墨以

多年老松烟和以麋鹿膠爲之所謂麋膠熟萬杵者也至南唐文物之盛遂有李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以松烟爲之本朝熙豐間張卿遇供御墨漸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東坡先生頗稱賞焉元祐間潘谷造墨蘇黃諸公皆稱之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果徐伯常輩世亦不乏更有雪齋齊峯之墨不減前輩近世唯三衢葉茂實得製墨之法清黑不凝滯誠名下無虛士也惜老葉亡後其子不得其傳大不及之而翁彥卿等往往盜茂實名逐利而已不足貴也

碧雞漫志

十卷

宋王

灼

字晦叔號顯堂

歌曲所起 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

曰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卽詩也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古詩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謠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樂府特指爲詩之流而以詞就音始名樂府非古也舜命夔教胄子詩歌聲律率有次第又語禹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君臣賡歌九功南風卿雲之歌必聲律隨具古者采詩命大師爲樂章祭祀宴射鄉飲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至于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播諸樂歌有此効耳然中世亦有因管絃金石造歌以被之若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自倚瑟而歌漢魏作三調歌辭終非古法

詩詞之變 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感發爲歌而聲律從之唐虞禪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絕西漢時今之所謂古樂唐者漸興晉魏爲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併入清樂餘波至李唐始絕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渺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今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

樂工非庸人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魯太師者亦可語此耶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摯適齊于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叔入河武入漢陽襄入海孔子錄之八人中其一又見于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是也子貢問師乙賜宜何歌答曰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

宜歌齊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謹者宜歌風師乙賤工也學識乃至此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鈎纒纒乎端如貫珠歌之妙不越此矣今有過鈞容班教坊者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寵小令

歌曲存亡

漢時雅鄭參用而鄭爲多魏平荊州獲漢雅樂古曲

音辭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李延年之徒以新聲被寵

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代短簫鏡歌樂曲

三國時存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之類

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晉興又盡改之獨玄雲

鈞竿二曲名存而已漢代鞞舞三國時存者有殿前生桂樹五曲

其辭則亡漢代胡角摩訶兜勒一曲張騫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

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亦亡晉以來新曲頗衆隋初盡歸清

樂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雪公莫舞巴渝白苧子夜團扇懷
懷石城莫愁楊叛兒烏夜啼玉樹後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葉
聲辭存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辭者七今不復見唐歌曲比前世
蓋多聲行于今辭見于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爾大抵先世
樂府有其名者尙多其義存者十之三其辭存者十不得一若其
音則無傳勢使然也

晉之歌 石崇以明君曲教其妾綠珠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
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綠珠亦自作懊懷歌曰絲布澀難縫
元伊侍孝武飲讌撫絃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
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
叔反流言熊甫見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圖進說不納因告歸臨
與敦別歌曰徂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
嘆念別惆悵曾復難陳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

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驍馳文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如
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驅
馳竄岩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
劉曜聞而悲傷命樂府歌之晉以來歌曲見于史者蓋如是耳

漢之歌 劉項皆善作歌漢諸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幽死諸王
負罪死臨絕之音曲折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爲諸姬作歌尤
奇古而高祖之戚夫人燕王旦之容華夫人兩歌又不在諸王下
蓋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以來非無作者大概文采有餘情性不
足高歡玉壁之役士卒死者七萬人慚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敕
勒歌其辭略曰山蒼蒼天茫茫風吹艸底見牛羊歡自和之哀感
流涕金不知書能發揮自然之妙如此嘗時徐庾輩不能也吾謂
西漢後獨敕勒歌暨韓退之十琴操近古

唐之歌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楊柳枝乃詩

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註云樂人高玲瓏能歌歌予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豔歌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其所賦尤多怨鬱悽豔之句誠以蓋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中亦不備聲歌絃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于管絃又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詣旂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

第甲乙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一伶唱適絕句
換之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
拜牀下須臾妓唱換之詩換之擲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
此知李唐伶妓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事也蜀王衍召嘉
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五代猶有此風
今亡矣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李太白把酒問明月李長吉將
進酒大蘇公赤壁前後賦協入聲律此暗合孫吳耳

涼州 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涼州
伊州甘州之類曲遍聲繁名入破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深聲合
作明年安祿山反涼伊甘皆陷土蕃史及開元傳信記亦云西涼
州獻此曲寧王憲曰音始于宮散于商成于角祉羽斯曲也宮離
而不屬商亂而加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
及安史之亂世頗思憲審音而楊妃外傳乃謂上皇居南內夜與

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涼州詞上因廣其曲今流傳者益加明皇雜錄亦云上初自巴蜀回夜來乘月登樓命妃侍者紅桃歌涼州卽妃所製上親御玉笛爲倚樓曲曲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于人間予謂皆非也涼州在天寶時已盛行上皇巴蜀回居南內乃肅宗時那得始廣此曲或曰因妃所製詞而廣其曲者亦詞也則流傳者益加豈亦詞乎舊史及諸家小說謂妃善歌舞遂曉音律不稱善製詞今妃外傳及明皇雜錄所云夸誕無實獨帝御玉笛爲倚樓曲因廣之流傳人間似可信但非涼州耳唐史又云其聲本宮調今涼州見于世者凡七宮曲曰黃鍾宮道調宮無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高宮不知西涼所獻何宮也然七曲中知其三是唐曲黃鍾道調高宮者是也勝說云西涼州本在正宮正元初康崑崙翻人琵琶玉宸宮調初進在玉宸殿故以名合衆樂卽黃鍾也予謂黃鍾卽俗呼正宮崑崙豈能捨正宮外別製黃鍾涼

州乎因玉宸殿奏琵琶就易美名此樂工夸大之常態而陸說便謂翻入琵琶玉宸宮調新史雖取其說止云康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于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鍾宮得之矣張祐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涼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碗舞上皇驚笑悖孛兒又幽閑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通窺伺門下有琵琶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試盡付崑崙段和上者自製道調涼州崑崙求譜不許以樂之半爲贈乃傳據張祐詩上皇時已有此曲而幽閑鼓吹謂段師自製未知孰是白樂天秋夜聽高調涼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初調促張絃柱吹高管一曲涼州入沈寥大呂宮俗呼高宮其商爲高大石其羽爲高般涉所謂高調乃高宮也史及陸說又云涼州有大通小遍非也凡大曲有散序鞞排遍攔正攔入破虛摧實摧袞遍歇指殺袞始成一曲此謂大

遍而涼州排遍予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商管絃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元微之詩云逡巡大遍梁州徹又云梁州大遍最豪嘈史及勝說謂有大遍小遍其悞識此乎

伊州 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越調第不知天寶所製七商中何調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鍾商今夷則商也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則借尺字殺

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商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自註云開元中商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亦稱商涼府都督楊敬述進予又攷唐

史突厥傳開元間涼州都督楊敬述爲噉欲谷所敗白衣檢校涼州事樂天鄭愚之說是也劉夢得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開空有秋風詞李祐霓裳羽衣曲詩曰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迭參差霞衣競搖曳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滌易沉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劉詩謂明皇望女几山持志求仙故退作此曲當時詩今無傳疑是西涼獻曲之後明皇三鄉眺望發興求仙因以名曲忽乘白雲去空有秋風詞譏其無成也李詩謂明皇厭梨園舊曲故有此新製元詩謂明皇作此曲多新態霓裳羽衣非人間服故號天樂然元指爲法曲而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又知其爲法曲一類也夫西涼旣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皇

製作予以是知爲西涼創作明皇潤色者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中使輔璆琳宣進止令于太常寺刊名內黃鍾商婆羅門曲改爲霓裳羽衣曲津陽門詩註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聲調脗合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爲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宮事荒誕惟西涼進婆羅門曲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最明白無疑異人錄云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中秋夜同游月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兵衛守門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超煙霧中下視玉城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素娥十餘人舞笑于廣庭大桂樹下樂音嘈雜清麗上皇歸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曲逸史云羅公遠中秋侍明皇宮中翫月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爲銀橋與帝昇橋寒氣侵人遂至月宮女仙數百素練霓裳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記其音歸作霓裳羽衣曲鹿革事類云

八月望夜葉法善與明皇游月宮聆月中天樂問曲名曰紫雲回
默記其聲歸傳之名曰霓裳羽衣此三家者誌明皇游月宮其一
偕申天師同游初不得曲名其一羅公遠同遊得今曲名其一葉
法善同游得紫雲回曲名歸易之雖大同小異要皆荒誕無可稽
據杜牧之華清宮詩月開仙曲調霓作舞衣裳詩家搜奇入句非
決然信之也又有甚者開元傳信記云帝夢遊月宮聞樂聲記其
曲名紫雲回楊妃外傳云上夢仙子十餘輩各執樂器御雲而下
一人曰此曲神仙紫雲回今授陛下明皇雜錄及仙傳拾遺云明
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
而還遣使取之不誣幽怪錄云開元正月望夜帝欲與葉仙師觀
廣陵俄虹橋起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步上高力士樂宮數
十人從頃之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師請令樂官奏霓裳羽
衣一曲乃回後廣陵奏上元夜仙人乘雲西來臨孝感寺奏霓裳

羽衣曲而去上大悅唐人喜言開元天寶事而荒誕相陵奪如此將使誰信之予以是知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條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于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龜茲致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予謂涼州定從西涼來若伊與甘自龜茲致而龜茲聽風水造諸曲皆未可知王建全章餘亦未見但弟子歌中留一色恐是指梨園弟子則何豫于龜茲置之勿論可也按唐史及唐人諸集諸家小說楊太真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燕身輕成帝爲置七寶避風臺事戲妃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纓絡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飄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又云朱閣沉沉夜

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宮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飛散後驪宮無復聽霓裳又云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爲太上皇就養南宮遷于西宮梨園弟子玉瑄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歔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間作此舞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焉李後主作昭惠后誄云霓裳羽衣曲繇茲喪亂世罕聞者獲其舊譜殘缺顏甚暇日與后詳定去彼濳繁定其缺墜蓋唐末始不全蜀檣杌稱三月上巳王衍宴怡神亭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決非開元全章洞微志稱五代時齊州章丘北村任六郎愛讀道書好湯餅得犯天麥

毒疾多唱異曲八月望夜待月私第六郎執板大譟一曲有水鳥
野雀數百集其舍屋傾聽自道云此即昔人霓裳羽衣者衆請于
何得笑而不答既得之邪疾使此聲果傳亦未足信按明皇改婆
羅門爲霓裳羽衣屬黃鍾商云時號越調即今之越調是也白樂
天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淒涼况近秋天調是商又
知其爲黃鍾商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獻仙音二曲此其
遺聲瀛府屬黃鍾宮獻仙音屬小石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
衣爲法曲而瀛府獻仙音爲法曲中遺聲今合兩個宮調作霓裳
羽衣一曲遺聲亦太疎矣筆談云蒲中遺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
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
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曲獻仙音乃小石調爾又嘉
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霓裳譜鈞容樂工士守程以
爲非是別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其後云法曲雖

精莫近望瀛予謂筆談知獻仙音非是乃指爲道調法曲則無所
著見獨理道要訣所載係當時朝旨可信不誣雜志謂同州樂工
翻河中黃幡綽譜雖不載何宮調安知非逍遙樓楣上橫書耶今
并士守程譜皆不傳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簫箏笛
遞相攙擊擲吹彈聲迤邐注云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
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
雲慵不飛中序璧驕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註云散序六遍無
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
玉何鏗錚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註云霓裳十二遍
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筆談云霓
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
而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指霓裳羽衣爲道調法曲則是未嘗見舊
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天平世有般涉調拂霓裳曲因石曼卿取

作傳踏述開元天寶舊事曼卿云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開之曲
近夔帥曾端伯增損其詞爲句遣隊口號亦云開寶遺音蓋二公
不知此曲自屬黃鍾商而拂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譜聲守山
東人王平詞學華瞻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
長恨歌傳并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說長
句及明皇太真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
一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正攔入破虛催袞實催袞歇拍殺
袞音律節奏與白氏歌註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
也又唐史稱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
三疊取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予嘗笑之霓裳第一至第
六疊無拍者皆散序故也類音家所行大品安得有拍樂圖必作
舞女而霓裳散序六疊以無拍故不舞又畫師子樂器上或吹或
彈止能畫一箇字諸曲皆有此一字豈獨霓裳唐孔緯拜宮教坊

優伶求利市緯呼使前索其笛指竅問曰何者是浣溪紗孔籠子諸伶大笑此與畫圖上定曲名何異

甘州 甘州世不見今仙呂調有曲破有八聲慢有令而中呂調有象甘州八聲他宮調不見也凡大曲就本宮調制引序慢近令蓋度曲者常態若象甘州八聲卽是用其法于中呂調此例甚廣偽蜀毛文錫有甘州遍顧瓊李珣有倒排甘州顧瓊又有甘州子皆不著宮調

胡渭州 胡渭州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承顧遇唐史吐蕃傳亦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今小石調胡渭州是也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么皆非大遍全曲

六么 六么一名綠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云綠腰散序多攏然又云管兒還爲彈綠腰綠腰依舊聲迢迢又云遠

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綠腰又志盧金蘭墓云爲綠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篇云管急絃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聽未免愁註云樂世一名六么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人以腰作么者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至樂天又獨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錄要者錄霓裳羽衣曲之要拍霓裳羽衣曲乃宮調與此曲了不相關士大夫論議嘗患講之未詳率然而發事與理交違幸有證之者不過如聚訟耳若無人攻擊後世隨以憤憤或遺禍于天下樂曲不足道也琵琶錄又云正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樓抵鬪聲樂崑崙登東綵樓彈新翻羽

調綠腰必謂無敵曲罷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下撥聲如雷絕妙入神崑崙拜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今六么行于世者四曰黃鍾羽卽俗呼般涉調曰夾鍾羽卽俗呼中呂調曰林鍾羽卽俗呼高平調曰夷則羽卽俗呼仙呂調皆羽調也崑崙所謂新翻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羽調乎是未可知也段師所謂楓香調無所著見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調乎亦未可知也歐陽永叔云貪看六么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其正也曲節抑揚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築毬六么至花十八益奇

西河長命女 西河長命女崔元範自越州幙府拜侍御史李訥尙書餞于鑑湖命盛小叢歌坐客賦詩送之有云爲公唱作西河調日莫偏傷去住人理道要訣長命女西河在林鍾羽時號平調

今俗呼高平調也。陸說云：張紅紅者，大曆初隨父歌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青納爲姬，自傳其藝，穎悟絕倫，有樂工取古西河長命女，加減節奏，頗有新聲，未進間先歌于青青，令紅紅潛聽，以小豆數合記其拍，給云：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青與相見，嘆伏不已。兼云：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小娘子，尋爲才人。按此曲起開元以前，大曆間樂工加減節奏，紅紅又正一聲而已。花間集和凝有長命女曲，僞蜀李珣瓊集亦有之，句讀各異，然皆今曲子，不知孰爲古製。林鍾羽并大曆加減者，近世有長命女，令前七拍後九拍，屬仙呂調宮調，句讀並非舊曲，又別出大石調西河慢聲，犯正平極奇古，蓋西河長命女本林鍾羽，而近世所分二曲在仙呂正平兩調，亦羽調也。

楊柳枝 楊柳枝鑑戒錄云：柳枝歌亡隋之曲也。前輩詩云：萬里

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
回又云樂苑隋隄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皆指汴渠事而張祐
折楊柳枝兩絕句其一云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傷
心日莫煙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眉則知隋有此曲傳至開元樂府
雜錄云白傅作楊柳枝予考樂天晚年與劉夢得唱和此曲詞白
云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楊柳枝二十韻云樂
童翻怨調才子與妍詞註云洛下新聲也劉夢得亦云請君莫奏
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作楊柳
枝者稱其別創詞也今黃鍾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與
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時
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起頭第三句亦復
側字起聲度差穩耳

喝馱子 喝馱子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爲開封

府界檢潞戶田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攜僕王侃詣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舅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三女側聽十四姨者曰何名也侃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姐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生曰大姊獻之梁祖令李振填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大姊及戰得勝回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以押馬隊故訛曰喝馱子莊皇入洛亦愛此曲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聲耳李珣瓊瑤集有鳳臺一曲註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宮調今世道調宮有慢句讀與古不類耳

蘭陵王 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嘉話稱齊文襄之子長恭封蘭陵王與周師戰嘗戴假面對敵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武士共歌謠之曰蘭陵王入陳曲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宮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故亦名大

犯又有大石調蘭陵王慢殊非舊曲周齊之際未有前後十六拍慢曲子耳

虞美人 虞美人腔說稱起于項籍虞兮之歌予謂後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于當時非也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有三軍散盡旌旂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艸芳菲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又云當時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舞亦有就曲誌其事者世以爲工其詞云帳前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旂亂褫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撫騅欲上重相顧豔態花無主手中蓮鐔凜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黃載萬追和之壓倒前輩矣其詞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爲英雄少楚歌聲起伯圖休一似□□□水東流花草神編作五

擬佳入血

源補東流 葛荒葵老蕪城莫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艸解婆婆只有當

時魂魄未消磨按益州艸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雞冠

花葉兩兩相對爲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賈氏談錄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艸狀如雞冠大葉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拊掌之狀頗中節拍酉陽雜俎云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葉動如舞益部方物圖贊改虞作娛云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作意其草纖柔爲歌氣所動故其莖至小者或若動搖美人以爲娛耳筆談云高郵桑景舒性知音舊聞虞美人艸遇人唱虞美人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試之如所傳詳其曲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目曰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舊曲始末不相近而草輒應之者律法同管也今盛行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爲吳音東齋紀事云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傳者過矣予攷六家說各有異同方物圖贊最穿鑿無所稽據舊曲固非虞姬作若謂下音俚調嘻其甚矣亦聞蜀

中數處有此艸予皆未之見恐種族異則所感歌亦異然舊曲三其一屬中呂調其一中呂宮近世轉入黃鍾宮此艸應拍而舞應舊曲乎新曲乎桑氏吳音合舊曲乎新曲乎恨無可問者又不知吳艸與蜀產有無同類也

安公子 安公子通典及樂府雜錄稱煬帝將幸江都樂工王令言者妙達音律其子彈胡琵琶作安公子曲令言驚問那得此對曰宮中新翻令言流涕曰慎毋從行宮君也宮聲往而不返大駕不復回矣據理道要訣唐時安公子在太簇角今已不傳其見于世者中呂調有近般涉調有令然尾聲皆無所歸宿亦異矣

水調歌 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予數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音調之異名今決矣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製水調歌卽非水調中製歌也世以今水調歌爲煬帝自製今曲乃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宮

商則今俗呼中管林鍾商也。陸說云水調河傳。煬帝將幸江都時，所製聲韻悲切，帝喜之。樂工王令言謂其弟子曰：「不返矣。」水調河傳但有去聲。此說與安公子事相類。蓋水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議欲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不終飲。」商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陸說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聲新水調，謾人道是采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唐近事云：元宗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常。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四。上悟覆杯，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既曰命奏水調詞，則是今楊

花飛水調中撰詞也外史檣杪云王衍泛舟巡閱中舟子皆衣錦繡自製水調銀漢曲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世所唱中呂調水調歌乃是以俗呼音調異名者名曲雖首尾亦各有五言兩句決非樂天所聞之曲

河傳 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凡前段平韻後仄韻其一乃今怨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此知煬帝所製河傳不傳已久然歐陽永叔所集詞內河傳附越調亦怨王孫曲今世河傳乃仙呂調皆令也

萬歲樂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坐部伎六曲而鳥歌萬歲樂居其四鳥歌者武后作也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通典云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嘗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衣緋大袖並畫鸚鵡冠作鳥象又云今嶺南有鳥似鸚鵡能言名

吉了

了音

異哉武后也其爲昭儀至篡奪殺一后一妃而殺王侯

將相中外士大夫不可勝計凶忍之極又殺諸武僅有免者又最甚則親生四子殺其二廢徙其一獨睿宗危得脫視他人性命如糞艸至聞烏歌萬歲乃欲集慶厥躬在衆人則欲速死在一身則欲久長世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訣唐時太簇商樂曲有萬歲樂或曰卽烏歌萬歲樂也又舊唐史元和八年十月汴州劉宏撰聖朝萬歲樂譜三百首以進今黃鍾宮亦有萬歲樂不知起前曲或後曲

夜半樂

夜半樂唐史云民間以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

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樂府雜錄云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後撰夜半樂曲今黃鍾宮有三臺夜半樂中呂調有慢有近拍有序不知何者爲正

何滿子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

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註云聞元中滄州歌者
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何滿子歌云何滿能
歌聲宛轉天寶年中世稱罕嬰刑繫在囹圄間下調哀音歌憤懣
梨園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爲曲名御府親題
樂府纂甚矣帝王不可妄有嗜好也明皇喜音律而有罪人遂欲
進曲贖死然元白平生交友聞見率同獨紀此事少異盧氏雜說
云甘露事後文宗便殿觀牡丹誦舒元輿牡丹賦歎息泣下命樂
適情宮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書耶乃
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詞云繫馬宮槐老持杯店菊黃故交今
不見流恨滿川光五字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也歌八
疊疑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內五
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其他諸公所作往
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無復有五字者字句既異卽知非舊

曲樂府雜錄云靈武刺史李靈曜置酒坐客姓駱唱何滿子皆稱妙絕白秀才者曰家有聲妓歌此曲音調不同召至令歌發聲清越殆非常音駱遽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子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駱供奉耶相對泣下皆明皇時人也張祐作孟才人歎云偶因歌態詠嬌嚙傳唱宮中十二春却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其序稱武帝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緘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上崩將徙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命其槨至乃舉僞蜀孫光憲何滿子一章云冠劍不隨君去江湖還共恩深似爲孟才人發祐又有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其詳不可得而開也

凌波神 凌波神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

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
爲作凌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波間楊妃外傳云上夢豔女梳交心
髻大袖寬衣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實有功陛下
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爲鼓胡琴作凌波曲後于凌波池
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有神女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子因立廟
池上歲祀之明皇雜錄云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出入宮中及
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以金粟粧臂環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
曲名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林鍾宮云時號道調宮然今之林鍾
宮卽時號南呂宮而道調宮卽古之仲呂宮也其一在南呂商云
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管林鍾商也皆不傳予問諸樂工
云舊見凌波曲譜不記何宮調也世傳用之歌吹能招來鬼神因
是久廢豈以龍女見形之故相承爲能招來鬼神乎

荔枝香

荔枝香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

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腔說云太真妃好食荔枝每歲忠州置急遞上進五日至都天寶四年夏荔枝滋甚比開籠時香滿一室供奉李龜年撰此曲進之宣賜甚厚楊妃外傳云明皇在驪山命小部音樂于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三說雖小異要是明皇時曲然史及楊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絕句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遞齋閒覽非之曰明皇每歲十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好而失事實予觀小杜華清宮長篇又有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之語其後歐陽永叔詞亦云一從魂散馬嵬開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唐史既出永叔宜此詞亦爾也今歌指大石兩調皆有近拍不知何者爲本曲

阿濫堆 阿濫堆中朝故事云驪山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

採其聲翻爲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
張祐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閣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
村笛猶吹阿濫堆賀方回朝天子曲云待月上潮平波灩灩塞管
孤吹新阿濫卽謂阿濫堆江湖間尙有此聲予未之聞也嘗以問
老樂工云屬夾鍾商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名堆作埴屬黃鍾羽
夾鍾商俗呼雙調而黃鍾羽則俗呼般涉調然理道要訣稱黃鍾
羽時號黃鍾商調皆不可曉也

念奴嬌 念奴嬌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
伴諸郎宿自註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萬衆喧
溢嚴安之韋皇裳輩闢易不能禁衆樂謂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
大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聽否
皆悄然奉詔然明皇不欲奪俠遊之盛未嘗置在宮禁歲幸溫湯
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閣元天寶遺事云念奴有色善歌

宮妓中第一帝嘗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今大石調念奴嬌世以爲天寶間所製曲予固疑之然唐中葉漸有今體慢曲子而近世有填連昌詞入此曲者後復傳此曲入道調宮又轉入高宮大石調

清平樂 清平樂松窗錄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焉用舊詞爲命龜年宣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承詔賦詞龜年以進上命梨園弟子約格調撫絲竹捉龜年歌太真妃笑領歌意甚厚張君房胙說指此爲清平樂曲按明皇宣白進清平調詞乃是令白于清平調中製詞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爲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此之謂三調明皇止合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故也况白詞七字絕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亦載此三絕句止目曰清平調然唐人不深攷妄

指此三絕句耳此曲在越調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黃鍾宮黃鍾商兩音者歐陽炯稱白有應制清平樂四首往往是也

雨淋鈴 雨淋鈴明皇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採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筆築因吹之遂傳于世予攷史乃諸家說明皇自陳倉入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潼縣地名上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細雨霖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霖鈴貴爲天子猶魂斷窮着荷衣好涕零劍水多端何處去巴猿無賴不堪聽少年辛苦今飄蕩深愧先生教聚螢世傳明皇宿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悵然而起問黃幡綽作何語曰謂陛下特郎當特郎當俗稱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此曲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于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四顧悽然自是聖

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杜牧之詩云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祜詩云雨淋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張徽卽張野狐也或謂祜詩言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錄楊妃外傳不同祜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却又歸秦猶是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捍撥朱絃溼水泉嗚咽流鶯澀因茲彈作雨淋鈴風雨蕭條鬼神泣今雙調雨淋鈴慢頗極哀怨真本曲遺聲

春光好 春光好羯鼓錄云明皇尤愛羯鼓玉笛云八音之領袖時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下判斷命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已微坼上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今夾鍾宮春光好唐以來多有此曲或曰夾鍾宮屬二月之律明皇依月用律故能判斷如神予曰二月柳杏坼久矣此必

正月用二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欄

菩薩蠻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隊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乃宣宗紀號也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溫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李可及所製蓋止此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世傳踏之類耳

望江南 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衛公爲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云夢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憶自註云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呂宮字句亦同立是今曲兩段蓋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衛公爲謝秋娘作此曲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

麥秀兩歧 麥秀兩歧文酒清話云唐封舜臣性輕佻德宗時使湖南道經金州守張樂燕之執盃索麥秀兩歧曲樂工不能封謂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守爲杖樂工復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舉一遍封爲唱徹衆已盡記于是終席勤此曲封既行守密寫曲譜言封燕席事郵筒中送與潭州牧封至潭牧亦張樂燕之倡優作檻樓數婦人抱男子筐篋歌麥秀兩歧之詞敘其拾麥勤苦之由封面如死灰歸過金州不復言矣今世所傳麥秀兩歧今在黃鍾宮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與今曲不同

文潑子 文潑子盧氏雜說云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潑爲入內大德得罪流之子弟收拾院中籍入家具猶作師講聲上采其聲製曲曰文潑子予考資治通鍾敬宗寶曆二年六月己卯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潑俗講敬文相繼年祀極近豈有二文潑哉至所謂俗講則不可曉意此僧以俗談侮聖言誘聚羣小至使人主臨觀爲

一笑之樂死尙晚也今黃鍾宮大石調林鍾商歇指調皆有十拍令未知孰是而激字或誤作序并緒

後庭花 後庭花南史云陳后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通典云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后主造恒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太樂令何胥采其尤輕豔者爲此曲予因知后主詩胥以配聲律遂取一句爲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鐘動曉樓空又云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又云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又云綵牋曾襞欺江總綺閣鹿銷玉樹空又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云玉樹歌闌海雲黑花庭忽作青燕國又云後庭餘唱落船窗又云後庭新聲嘆樵牧又云不知卽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吳蜀雞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寸或紅

或淺紅或白或淺白世目曰後庭花又按國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左思以爲假稱珍怪者實非也似之而已予謂雲陽既有玉樹卽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后主玉樹後庭花或者疑是兩曲謂詩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連稱者僞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賦後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似令也今曲在兩段各六句亦令也

鹽角兒 鹽角兒嘉祐雜志云梅聖俞說始教坊家人市鹽于紙角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雙調鹽角兒令是也歐陽永叔嘗製詞

說郛卷第十八終